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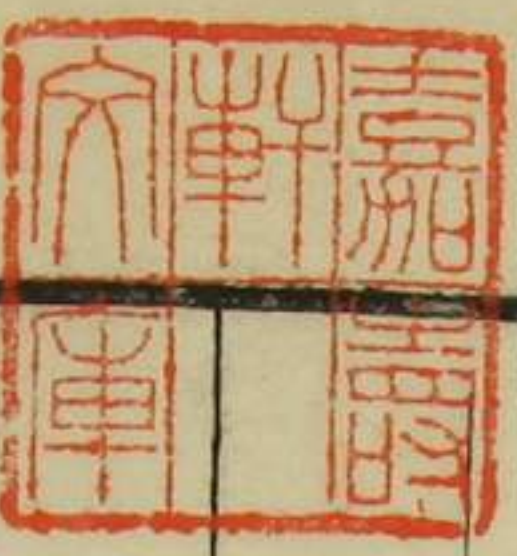
特別  
20  
2956  
17





門 20  
號 2956  
卷 17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五



華亭

陳子龍卧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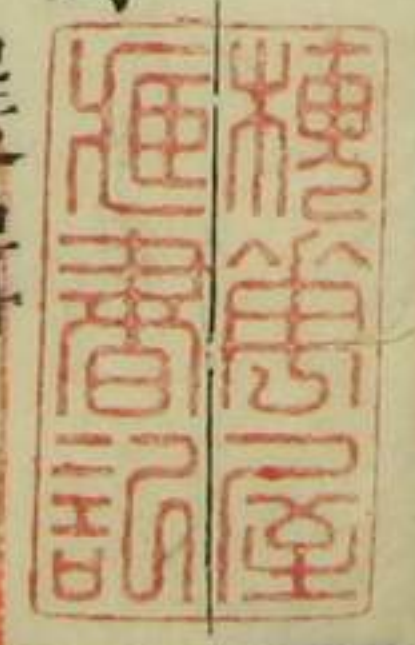
徐孚遠闇公

宋徵璧尚木

周立勳勒卣

徐桓鑒惠朗參閱

選輯



章楓山文集

疏

章懋

諫元宵燈火疏

元宵燈火

翰林院編修臣章懋臣黃仲昭檢討臣莊景謹奏為  
培養 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



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於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烟花等詩以爲上元賞翫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花燈等項面貼詩讚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褻之詞甚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陛下所爲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邁跡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卽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

息肩又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許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然以爲陛下應天心承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觀去年以來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頃因災異勅諭群臣同加修省凡此數事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爲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旣皆陛下所不爲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



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上。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觀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真靜。舉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爲樂哉。況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然虜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

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于君上。若不取法于聖賢。而曲引宋祁蘇軾之教坊語。以爲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也。臣等遭遇聖明。叨與庶吉士之選。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茲矣。近又授以今職。感冒



國恩至隆極厚。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於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瀆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不以是妄陳于陛下之前。且知其不可。猶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孟有戒。几杖有

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于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于此一事。厭常喜



新之念興。則他日之甚于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于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干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

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為沽矯。不以臣等為迂濶。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為。出於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

議處鹽法事宜奏狀

兩浙鹽法利弊

謹題為議處鹽法利弊。以禪國用事。臣聞鹽之為用。乃生民食味之所急。而國家經費之所資。為物雖微。其利甚博。不可以一日而缺焉者也。然在虞夏之時。



不過以鹽克貢而未嘗為專利於上成周之盛雖或以鹽名官而未嘗不同利於民因齊相管仲而鹽筴始正漢用桑孔而鹽禁始重其源一開末流無所不至矣臣以菲材叨官臺察欽蒙 聖恩差往兩浙等

處巡視鹽課按行屬郡訪求民隱得其所當行者數

事。一曰存恤竈戶。夫鹽之所出雖由土產而其成用

鹽之為道各有利害就浙言浙也

必資人力海濱之民以前煎鹽為業者謂之竈戶其採辦薪芻朝夕烹煉不勝勞苦固皆在所當恤而單丁老弱家計貧難者煎辦不前課入不敷屢遭鞭撻之

苦而鹽入於官或被雨水銷鎔又有追賠之患此窮戶之尤可哀矜者也若蒙輕其歲課使納折色庶幾寬民一分使之稍可存活是卽生死骨肉之恩也其有丁力衆多家道殷富為總催大戶者煎鹽既多私賣尤廣亦宜有以處之合照黃冊事例凡民戶之里甲有缺就將畝內丁糧高大者析戶當差以補其數若以竈戶之丁多家富者亦行析戶克役照丁辦課以補竈籍逃絕皆免雜派均徭則差役均平而歲課不虧矣二曰輕減鹽糧國初嘗命鹽司以掣下餘鹽



行令各縣差人赴司關領。回縣分給小民。計口食鹽。而納鈔以償鹽價。民感上恩。得鹽而納鈔。固所樂也。厥後鹽司久無餘鹽。關給而鹽鈔又改爲鹽糧。惟市民仍許納鈔。而鄉民皆納鹽糧。又使之遠輸外郡。則不惟米價高貴。而遠輸勞費。十倍於納鈔。則鄉民之受困甚矣。若得照依市民一體納鈔。固爲大幸。如或不能卽改。亦乞照依秋糧折色事例。納銀准鈔。使民受一分之賜。又若大旱之遇時雨。亦爲幸矣。三曰申禁鹽窩。昔我聖祖以邊城險遠。兵餉不克。而糧

運勞費。乃命商人輸粟邊倉。而多給引價以償其費。商人喜得厚利。樂輸邊餉。公私兩便。最爲良法。近年以來。法久弊生。每遇開中之時。權豪勢要之家。詭名請托。占窩轉賣。商人不求於彼。無路中納。以故中鹽者少。邊餉不克。而國家失利。爲害非輕。先朝雖有禁例。而權豪玩法。仍襲前非。未能盡革。伏望特賜宸斷。申嚴前例。有犯必誅。使人知警懼。則其害可除。而邊餉無不足矣。四曰鹽商挾私。夫商人輸粟餉兵。受鹽于官。出外平賣。利亦厚矣。而有貪得無厭者。乃於正



數之外。賄求場官。私加斤數。有一引至三百餘斤者。而掣鹽之後。運入江船。又買私鹽。夾帶在船。混同發賣。亦有經過關津。賄求批驗盤詰人員。不行照引。截角。或十中止。截一二。徑自越關。到於所往地方發賣。而賣鹽已訖。不卽繳引。再買私鹽。仍將前引影射過關。隨處發賣。往復數次。多取價利。直待上司催取。然後繳引。其載鹽船戶。亦買私鹽。夾帶前去。混同貨賣。此皆商人之倚官挾私。所當禁治者也。臣於前項奸弊。雖聞人言。未得實跡。難便究治。律中已有夾帶餘

鹽。及舊引影射之文。則必嘗有是事矣。與其治之於已然。孰若禁之於未然。今敕該部移文各處巡鹽風憲。選取廉能官員。照依中場鹽數。從實稱掣。就行責取商人。重甘結狀。如有前項奸弊。甘當重罪。盡將財本沒官。而載鹽船戶。有犯者。亦將船隻沒官。各行訪察。沿路關津。經該官吏。凡有容令引不截角。及舊引影射。不行舉覺者。皆問賍罪。則人知警懼。不敢挾私。而官鹽不至於阻滯矣。五日。禁治鹽徒。鹽商之倚官挾私。而夾帶影射者。臣既已言之矣。其有肩挑步



擔而沿街貨賣者。亦私鹽也。又有座船紅船。水夫及各處船戶。到於杭州攬載欵差內外官。及各處經過官員。行李在船。昏夜收買私鹽。藏在船內經過閘津。不敢盤問。隨其所住地方貨賈。此皆所得不多。爲害亦小。若嚴加巡察。則不敢爲矣。惟有一種游手無賴之徒。不守本等生理。什伍爲群。乘駕小船。出沒江上。其船多置篙楫。滿載私鹽。沿江上下。賣與往來客旅。百雜人等。有不肯買者。則將私鹽一包。丟入船內。口稱巡捕。恐嚇取財。得財卽去。其私鹽賣盡。浮游江中。

遇有客船。遭風着淺。不能行動。窺見船中人少。孤舟無侶。卽便擁衆上船。肆行搶掠。舟人見其勢兇。力不能敵。任其所取。不敢與抗。抗則必被傷害。掠得財物。回船。衆手舉棹。運船疾行。江面闊遠。頃刻之間。不知行往何處。失其所在。無處跟尋。惟有呼天痛哭而已。又有船行遇晚。未及止宿。或船行太早。天色未明。亦與遭風遇淺者。同皆被劫奪。此等鹽徒。肆無忌憚。積習成風。恐生他變。若唐末之王仙芝黃巢。元末之張士誠。皆鹽徒也。不可不早爲之所。乞敕巡鹽御史。選



差府衛佐貳官各一員。帶領巡捕軍餘。及應捕人等。以巡江爲名。沿江上下。往來巡察。上至桐江。下至曹娥。及江之兩岸小港。一皆通歷。務使鹽徒盡散。官鹽流通。而國家常獲其利矣。凡此數事。皆爲國之要務。其前二事。見民患之不可不恤。蓋以民爲邦之本也。其後三事。明財用之不可不理。蓋以財爲民之心也。能舉仁民之政。使民無失所。則尊君親上。事必有終。而國本固矣。能盡理財之道。使財無散失。則聚人得衆。生財有道。而國用足矣。長治久安之道。豈有外於

是哉。

書

與韓侍郎

經用

曩承手教。深以國計爲慮。足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得大易由頤厲吉之義。良用嘉嘆。某竊以爲時方多故。財用匱乏。欲求足國之道。別無竒術。湏是力勸聖明。躬行儉約。裁省冗費。而量入爲出。則經常之賦。自無不足。若侈費無節。則雖頭會箕歛。亦無益也。其次莫若訪求善理財之人。修劉晏之法。變通有無。亦



可以濟一時之急。宋人有用淮東一路之漦息。足沿邊三十萬之軍餉。而連年不煩。朝廷調度者。亦惟用得其人耳。但今以資格用人。豈能濟事。若求之資格之外。未必無其人也。又今天下之財。取於民者。錙銖不遺。不可以萬計。名爲官用。實無分毫入於公府。而悉歸私室。苟能得人而鈎考之。皆可以克國用。但非其人。則不足以革弊。而反以病民。區區未敢悉陳之也。先生開誠布公。廣益集思。以古人之心爲心。故敢布其愚慮如此。

與許知縣

救荒

來教詢賑濟事宜。此君子愛人之要務也。但昔人謂救荒無善政。雖以朱子大賢。浙東荒政。其功德及民甚大。然猶自謂不過討幾本青綾冊子。不能盡如其意。則其他可知矣。况淺見薄識。豈足以仰承下問。姑就舊日所親歷者。略陳一二。以備高明之采擇焉。一來教謂每圖貧戶。擇其尤者四十戶報之。此意亦可。但不知令何人開報。若付之糧里。適以爲其取錢作弊之資。而貧無錢者。不得報矣。愚意只取黃冊圖

此莫如保甲



眼將該圖里老親自審問。假如某戶人口若干。田糧若干。以何事爲業。其有田產而富實者。不必言矣。或無田產而爲商賈工匠僧道鑿卜諸技藝之業者。皆可自給。惟無田產無職業。及老幼殘疾者。乃爲真貧。所宜賑濟。其或戶有田糧而爲他人所詭寄。或同戶各房有田糧而本身無有。又無技藝營生者。亦爲貧民。亦宜賑濟。此等事。若非爲政者先之勞之。而付手下之人。則有無端賣弄作弊。不惟無益。而反有害矣。一來教。謂書記號簿填寫小帖。甚善甚善。但付之里長分散。則其或散或不散。亦不能無弊。不若令里長叫來。驗其人物飢瘦。衣服藍縷。親自給散。無爲弊也。一來教。欲令里長排定資次。責其彼此相識。以防詐冒。不若就依圖眼資次面審。令其彼此相識。又欲以一縣分作五日。亦恐難以定限。若事務忙冗。再加數日。亦不妨。但恐厭其煩勞。而付之於人。則未免如昨書所言。前官之弊矣。

一區區昔年在福建。分巡至浦城。適遇賑濟人紛紛來告不公。及親到倉中看視。見其手冊開報之人。俱



無籍貫詢問其實則皆坊長大戶招集四方無賴之徒來彼間治鐵冶每一爐多至五七百人闕支倉穀而去近倉居民不得闕支忿其不平爭告前來區區謂彼既不曾附籍在本縣當差如何該支賑濟卽將各坊長問罪追還冒支倉穀人心始帖然而服及審所告之人雖係近倉之民然皆衣服整齊面帶酒容亦不類乎飢民不該賑濟退此二種之人次日方有十分飢窮之人來告却與賑濟其數亦不甚多以此觀之則不可不親自審察矣。

一區區昔年分巡至邵武正值飢荒米價極貴本府倉糧不能完納小民紛然告求賑濟而倉無顆粒之粟軍士群然告缺月糧而查軍倉之儲僅可支兩月時將五月青黃不接分守裴叅議無可處置避而去之區區謂其軍士曰今倉中無糧與民之飢荒難以追米皆汝所知也吾欲每月給米五斗支銀三錢與汝則可延至八月八月以後則各處有米可糴與銀六錢任汝轉易軍皆樂從乃謂其民曰汝欲賑濟而無粟可發別無可爲汝今徵糧上官每米一石該銀



一兩二錢於法不該宥免。我與汝減價止納六錢上。如○此○乃○活○實○惠○官其餘六錢就與作賑濟民皆懽然曰得如此過於賑濟矣。其有戶無田糧而貧困者乃借支布政司銀兩以賑之。上下皆安不然幾於激變矣。今本縣科派煩重。又有散鈔散鹽等項無藝之征。若會計各圖飢民該用賑濟稻穀若干。就令該圖里長領去糶賣以代貧民辦納料銀若干。使民皆受其惠則官欠易完而免於豪猾冒支官穀之患。雖不賑濟猶賑濟矣。此乃權宜之法不知如何。

再與許知縣

救荒

今年荒旱積年所無甚為可憂。周官十二荒政所宜講求。先輩有救荒活民之書亦宜時常檢看。早為處置以防後患。近聞官府榜示不許外郡來此販糶。此乃世俗私小之見非公平正大之道。既犯五伯之禁亦非朝廷之法。一言之失弊端隨起。小民因此但見有穀船米船來往者盡行搶奪不已。將成大盜。先年曾有明鑒矣。不可不謹其始。小民訛言皆謂官府許其搶奪必不甘休。若徃上司訴理來此追捕縣中



將被其擾。易所謂行人得牛。邑人災者。亦所不免。又况今官府催併物料。皆要銀兩。設不糶糶銀兩。何從而出。此皆理勢之必然。不可止遏者也。乞早除遏糶之令。及嚴行搶奪之禁。以免數者之患。乃今日爲政之急務也。

記

蘭谿縣新遷預備倉記

備倉

洪惟我太祖皇帝。以亶聰明。作元后。拯生民塗炭之苦。而措諸衽席之安。其大造之仁。蔑以加矣。然猶

夙夜憂勤。圖恤民隱。以謂歲不能以無歉。民不可以無食。爰命所司。出官鈔以易穀。而儲之鄉社。以備凶荒。以恤艱阨。謂之預備倉。其卽周人之委積。隋唐之義廩。宋朱文公社倉之遺意也。豈非所爲竭心思。而繼以不忍人之政者乎。于時蘭谿始有東西南北四鄉之倉。視歲豐歉而斂散之。民是以不飢。列聖相承。年穀屢登。長民者懈於其職。監視弗虔。所儲蓄者。積而不散。徃徃乾沒於豪猾之手。而倉隨以壞矣。宣正以來。歲或不收。而生靈嗷嗷。無所仰給。朝廷始



用大臣之議。令天下郡縣勸募富人入粟於官。以爲荒備。其輸粟至千石者。賜以璽書。旌爲義民。時無錫薛侯理常。乃作大倉於縣城之南數里。倉嶺之下。儲穀以數萬計。又謂之義民倉。民固有獲其利者。夫何歷時滋久。奸弊百出。而倉非曩時之舊矣。弘治壬子之春。崑山王侯倬以才進士。兩宰劇縣。皆著能聲。簡自天官。來字吾民。下車之初。歲適大侵。民窮無告。亟發廩以賑貸之。而視其倉屋。皆壞漏弗支。所儲之穀。失亡太半。而在庾者。又皆陳腐不可食矣。侯爲之太

息流涕。訪諸父老。咸謂是倉地處幽僻。四無民居。監臨以政務紛冗。弗遑時至。而主守之人。又皆一二十年弗與更代。久而易懈。至有死亡逃散。而莫之守者。其勢易爲侵盜。又在大河之濱。盜者不勞負擔。夜舟滿載。而之四方者。不知其幾。加以水濱卑濕。陰潤所蒸。在倉而腐者。亦有之矣。倉儲虧耗。職此之由。而守倉人役。以虧耗責償。而破蕩其家者。甚衆。則是倉雖曰惠民。而適以爲民害也。侯乃嘆曰。法久而弊生。勢所必至。不有以變而通之。其可久乎。乃相地於縣治



之東得廢寺焉。其土燥剛。無卑濕也。附城而近。監臨可常至也。去水而遠盜。舟弗能達也。在闕闥中。十手目之所措視。姦宄無所容也。將謀改作。以祛宿蠹。而部使者少叅韓公行部至焉。聞侯之議。深以爲然。乃具其事以白於鎮巡藩臬諸司。得報如其請。侯於是力自占。徹其舊。以卽於新。中爲廳事。廳事之北爲廡者三。而左右對列。亦各爲廡者三。屋之以間計者。凡四十有五。其旁餘地。又皆可續而廡焉。外則周以垣

墻。皆石其址。而覆以瓦。幾二百餘丈。前後重門。以嚴出內。而輪奐一新矣。是役之興。人皆懼勞費而難成。然公不費官私。不擾民。經之營之。在侯一心。而義以感人。其應如響。凡富室之任其役者。運財効力。如治其私。趨事赴工。爭先恐後。肇始於其年季冬之月。而落成來歲之春。子來之政。何其易耶。守倉之役。前此多以鄉民。則往來守視。非其所便。今而易以市人。則朝夕不離乎是倉矣。先以久無更代。則虧耗數多。而難於責償。今而定爲歲一交盤之法。則無久役而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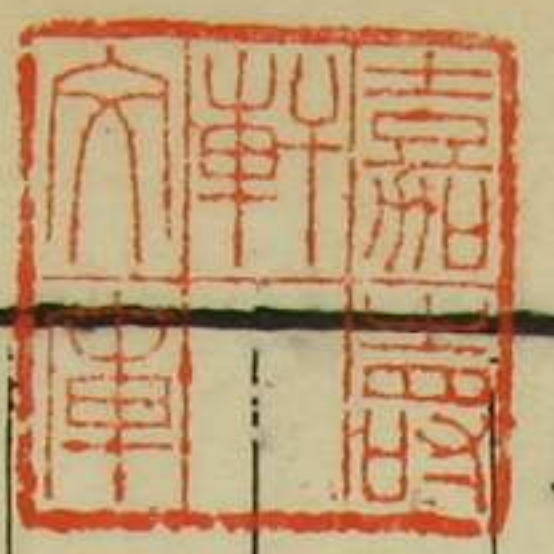
不困矣。倉雖既成。人猶懼其儲蓄之弗廣。侯以是歲當重造版籍。推割產稅。而受田之家。皆物力富強者也。隨其所收多寡。計畝而勸之。得白金二千七百餘兩。易穀萬有千石。自足當前虧損之數。而倉儲不虛。非復向之名存實亡者矣。倉廩既成。而儲蓄不虛。備荒有具。而困窮是賴。邑之父老。欣然而來告曰。我侯蒞政之初。小試經綸之業。不遑他務。而汲汲於是。倉欲爲吾民深長計。其所立之卓偉如是。豈非推廣我皇祖仁覆天下之心。而爲政者乎。使其進而羽儀

天朝上佐。天子以經綸天下。則其他政之仁。大庇吾民者。可預推矣。吾儕小人。自今其有瘳乎。將謀伐石以永其功。俾子孫世世。勿忘我侯之仁。愚於是竊有感焉。是倉之成。侯之仁。吾民者。固至矣。若是倉能久而無弊。則非所敢知也。繼今爲政者。必有我侯至誠惻怛之心。然後可以行是倉之仁。又必有我侯達權通變。發奸擿伏之才。然後可以祛是倉之弊。而全是倉之仁。後之君子。其念之哉。必切切焉。視飢猶已。亦以侯之心爲心焉。使是倉之仁。久而弗壞。則吾民



之蒙其惠者。容有既乎。故為執筆而不辭。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六



陳子龍卧子 宋徵璧尚木 華亭 徐孚遠闇公 周立勳勒占 崔子忠道母參閱

儲文懿公文集

疏 儲 壘

防虜疏 兵畧

一敏聽斷夫匈奴之眾不過漢一大縣然中國常失利虜常得志者何歟蓋虜人法令簡易約束嚴明凡



舉一事。必集眾謀。眾謀既同。數言即決。朝發夕至。疾如風雨。此其取勝一端也。今吾中國議論苦於異同。文移傷於煩滯。姑以邊事言之。有會議會推。數日而不決。皆大臣不肯擔荷之故。或有建言奉旨兵部看了來說者。故金酋謂宋人曰。待汝家議論定時。我已過河矣。此往事之明鑑也。臣願陛下凡措置一邊事。推擇一邊臣。或有建言邊事者。特召內閣。府部院寺大臣。并科道之屬。示以原奏。導之使言。若事體重大。猝不能定者。或日中再議。或姑待明日。大臣不許徇私。小

臣不許觀望。反覆講求。務求至當。陛下稱制臨決。即日行之。庶幾盡群臣之才。趁事機之會。不為虜人之所先。不為後時之貽悔。且使兵部得省章奏之繁。專精神。一思慮。為陛下審處三邊之事。昔漢趙充國論西羌事宜。六月戊申發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漢法。每事敏速。故號令最行。其計。漢都長安。距金城幾二千里。而往復僅七日。應事敏速如此。故克國卒能成功。願陛下俯馭以為法。

一備將才。臣竊見國家每有邊事。會推將臣。輒難其



選考之前史。如春秋列國。下逮南北朝偏王。一方尚  
 有才具文武者數人。以維持其國。豈有都萬邦之廣。  
 據四海之大。乃以乏才為憂。第求之不切。蓄之不豫。  
 然耳。今保國公朱暉。都御史史琳。雖蒙簡用。萬一虜  
 人或壓境踰時。增兵應援。或分道入寇。遣將折衝。臣  
 愚不知復擬何人。以往也。乞敕兵部先事會推武臣  
 中堪為大將者幾人。副將者幾人。文臣中堪為提督  
 者幾人。贊畫者幾人。不拘內外。務在得人。使之共事  
 京營。練習軍馬。不惟兵將相諳。臨事整暇。抑使虜人  
 知吾有備。伐其奸謀。乃上策也。

一廣叅謀。照得各邊巡撫都御史。凡軍馬錢糧城池  
 關隘。皆其職掌。以一人而兼眾事。平時或能竭力支  
 持。當此倥偬之日。思慮恐不能周。悉才識恐不能兼  
 該。臣愚願乞敕該部。於在京在外官員。會推曉暢軍  
 事。雅有志操者。十數員。以備都御史幕僚之選。每邊  
 差委一二員前去。補其謀議之缺。相戰守之宜。識慮  
 既多。必能濟事。考之前史。如諸葛亮伐魏。則有楊儀  
 楊顥為之屬。裴度平淮蔡。則有韓愈李正封從其行。

唐之方。鎮。大。臣。必。有。叅。佐。書。記。不。獨

有。界。軍。事。亦。可。以。盡。天。下。之。才。卽。以。備。異。日。大。將

之。任。也。此。法。最。宜。行。之。



亮與度皆絕出之才亦須多士之助况其他乎苟得其人比之臨事差官旋爲措置者難易懸絕矣。

一募材勇比虜恃戎馬足懷禽獸心沉鷲有力騎射精強乃性習然也邇者宣府失利皆我遊兵之精者臣竊慮焉遊兵尚不能敵京軍之克勝殆未可知也昨總兵官奏取保定等府達官達舍非我族類其心終異必湏我之將帥能駕馭之我之師旅能頡頏之乃能折其心得其力否則未見其益也夫驍勇材武之士未必盡產於沙漠在中國倍有之彼挾其所負

亦豈肯帖然人下哉在右司優異拔取之耳臣願敕兵部選差忠實明敏官員前往沿邊州縣及腹裏地方懸賞格募不拘士民軍舍之餘但膽力過人騎射可取五兵之中能操一二技者面試其能起送赴部置營房以安其室家聚粟帛以足其衣食軍舍則改隸其籍士庶則待考其功平居則來之部伍以變其習有功則差其官級以酬其勞蓋財勇之士聚之京師旣可以威敵制遠如民有嘯聚弄兵之謀者亦入吾彀中可以坐消其患矣



一覈功賞夫好生惡死人之常情戰陣相接鋒刃相交使吾士卒忘生赴死以求勝惟在賞罰公明行之果且速耳雖孫吳韓白之善將舍是亦無以成功也今邊境所患者稍有功次多為有力者奪去及至行賞文移覈實動經歲月又乖古人賞不踰時之意將士解體兵氣不揚弊實坐此臣愚願乞朝廷捐數十萬之銀貯之受敵之所付以記功之官敕兵部定為賞功之格能殺胡人一首者賞銀若干兩殺二首者倍之殺其酋長者又倍之提首而入懷金而出願

受官者納賞以為左驗如此則賞不踰時士皆戮力而兵威作矣但兩軍鏖戰紛拏之際既斬敵首復進禦他敵何暇轉而持之恐為他人所有則又當體士卒之情而為之處臣愚不知邊事竊以臆見籌之凡軍法五人為伍五隊為伍一隊共二十五人晝則同戰夜則同守有無相資患難相恤父子兄弟不啻過也故有功則宜同賞有罪則宜同罰若一隊之中有能殺敵戰不暇顧者許本隊軍士乘間得便持取其首陣上爭級嘗以致敗且衝鋒解戰之後必不相欺若疑似不明即以所給賞銀

果銳者每不暇割級賞格大須講求



均散一隊。絕其爭端。彼此通行。亮無不服。如此則所斬之首。雖不能一一歸於手刃之人。爲本隊所得者。十常八九。爲他隊所得者。十不過二三。亦體其情而結其心矣。

馬政疏

同寺馬政

一議養京營戰馬。竊見團營軍馬。內衛京師。外備征調。軍精馬壯。二者相資。乃可以壯威而禦侮也。近年以來。營中之馬。日見消耗。告稱倒死。無日無之。多者十數匹。少者四五匹。以有限之馬。供無窮之歛。誠可

嘆惜。原其所以。蓋因軍士貪圖。艸料私賣。以養馬爲累。倚恃朋銀買補。以馬死爲幸。把總之官。又多徇私派領。不恤貧軍姦頑之徒。又多延推比較。以覲恩宥。若不謙處。弊壞愈深。臣等風聞團營官軍。大約不下十萬。團營之馬。大約不下三萬。以十萬之軍。豈無三萬之家。衣食稍餘。產業稍足者哉。但恐揀閱不精。派養不當耳。如蒙乞敕提督大臣。各營選委忠實軍職一員。將所轄官軍。從一詢驗家產財力。分爲三等。上等悉令養馬。不足以中等補之。其馬十四歲以下倒



歿責令全賠。十四歲以上者，止賠半價。二十歲以上者，免賠。革去椿頭朋銀之例，絕其衆輕易舉之私。編成格眼文冊，兵部用印鈐縫，一本收貯營中，以備科道等官點驗。一本送太僕寺，以憑本寺少卿點驗。如有倒補轉換事故，各該官員就註冊眼爲照。官軍養馬，旣按月關支艸料，又以時下場牧放。若處置有法，騎養得人，通年作踐瘦死之弊，亦可以漸保其無矣。議者必曰：騎軍步卒練習已久，若通行選閱，未免更張。臣等不知兵事，然考古兵法，騎亦可以爲步步，亦

可以爲騎。非如天生兩不可易者。若平時騎步不能○此○論○極○透○相通，臨敵決戰，何以出奇制變乎？查得本寺給與京

營馬匹，除先年不開外，弘治十六年給馬三千匹，十七年一萬一千匹，十八年又一萬匹，內五千匹未領。每匹直銀二十餘兩，皆竭民膏血所得。一旦付之軍士，骨立稿死，暴殄可憐。積以歲月，八九匹中僅賠一。二矮小老弱，國家何所賴哉！此臣所以痛心而言也。一議減馬政文冊，照得本寺所轄養馬地方南北直隸及河南等處，各該府縣內外衛所及宣府等處各



該城堡每年各項文冊解造甚多。臣等檢看有舊有而今可省者。亦有新增而不可少者。有季報馬冊。一年四季開報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數目者是也。有孳生馬冊。每年開報孳生馬駒。并馬戶姓名。本寺具數類冊。交與御史出差印記者是也。有備用馬冊。派取寄養馬未到。先繳一本。馬已到。隨繳一本。以憑查對者是也。又有點馬簿冊。少卿寺丞等官按臨所在臨期投遞。以憑點閱者是也。以寄養馬冊計之本寺一本。督理少卿一本。分管寺丞一本。該府通判一本。是一

事而四本矣。以孳生馬匹計之本寺一本。寺丞一本。印記御史一本。該府通判一本。是亦一事而四本矣。各項文冊計其工食解送之費。加之官吏人等因而科擾。所費不貲。皆出於民。况其所造。不過抄謄舊冊。略有增損。各該官員視爲文具。亦不檢閱。勞民傷財。於事無益。臣等豈敢坐視不爲之處。看得孳生馬冊。各該衙門每年止須二本。一留本處備照。一候御史寺丞會印之時投遞。每年三月以裏。止具總數申文到寺。以憑轉報。他本可以盡免矣。備用馬冊亦止須



二本。一留備照。一候解馬到寺之日。就同依准投遞。凡先繳文冊。皆可免矣。點馬簿冊。本寺於寄養馬匹。行令各該衙門一體照式編造。可以常用。少卿一年滿日。交與接管少卿。寺丞三年滿日。交與接管寺丞。其餘點冊點單手本之類。可以盡免去矣。惟季報文冊。乃欽定條例所載。臣等昧死言之。若將一年四季分併半年一造。一年止造二次。每造止二本。一留本處以備遺忘。一解本寺以備查照。則似於舊制無違。兼之民財亦損。但臣等不敢擅議。伏乞 聖裁。各項

文冊。如蒙准言。乞敕兵部通行各該衙門。并南京太僕寺。永遠遵守。造冊差人。止許掌印正官動支無碍官錢。不許管馬官吏仍斂民財。督理分管官員。非奉欽依。不許別生事端。擅令造冊。州縣屬府者。本府類解。衛所屬都司者。都司類解。如無所屬者。方徑解。違者各坐以罪。庶爲便益。訪得各該衙門籍冊。亦多徒費無益。若推類行之。亦爲民造福一端也。乞敕該部議處。幸甚。

一議處管馬官員。照得順天等府所屬州縣。寄養兒



駟馬匹、田有定額、戶有定丁、比之別處牧養孳生馬匹者、事體繁簡、大有不同、今該府馬政官員、既有本寺少卿提督、又有寺丞分理、又有各府通判專管、事少而官多、令煩而民擾、至於文移簿冊之費、迎送廩給之需、積少成多、皆爲民累、查得少卿係奉敕督理官員、難以更改、合無將分管寺丞盡行減省、管順天府者、改委別府、管保定河間二府者、止令管理孳生馬匹、至於寄養馬匹、專委少卿、各府通判等官、悉聽約束、如此則職專而可責成、民安而無多擾矣、再照

宛平大興二縣先該欽差給事中等官王庭等奉敕查勘、宛平縣原額免糧養馬地一千一百七十九頃、四十八畝有零、編養馬一千二百九十四匹、大興縣地五百八十六頃五十三畝有零、編養馬五百二十六匹、大率計之、爲田八九十畝、養馬一匹、比之別縣止五十畝養馬一匹者、例已不同、編戶造冊、詳於舊法、民安事久、已爲定規、續該順天府建言、要將宛大二縣馬匹、分派別縣寄養、管馬官員起送吏部別用、該部覆奏行移本寺、臣等看得民間種地、莫非王土、養



馬者免糧。出稅者免馬。此不易之道也。今兩縣地土。

此皆勳戚寺宣隱占之故

幾及二千頃。既不養馬。又不納糧。却將馬匹加派別縣。揆之事理。可謂不均。况兩縣密邇輦轂。全無馬匹。緩急調用。何以應付。該府所言。可謂知其一。未知其二也。合無仍將管馬官吏。存留辦事。免糧人戶。照舊領養。庶幾先事有備。民無不均。若謂京邑之民。差使繁重。宜加優恤。許令原養二匹人戶。共養一匹。則恩澤之施。又加於他縣一倍矣。如兩縣管馬官員得留。本府管馬通判可以革去。議者必曰。他府不革。獨革

順天府可乎。蓋他府管孳生之馬。事多不可革。順天府止養之馬。事簡可革也。

一議清場畝租銀。照得各該養馬地方。俱有牧馬艸場。先年事體歸一。專令牧養馬匹。近年法制更改。祇是徵納租銀。除真定等府。每年陸續解銀到寺。近又該兵部差官清查外。惟順天府所屬二十七州縣。永平府所屬六州縣。保定府易州涞水定興新城新安容城雄縣七縣。河間府青縣任丘靜海三縣。每艸場有一段百十畝者。有數段幾百頃者。每年租銀有三



四十兩者有五七十兩者自弘治六年起例以來各府徵收並無分文解送到寺既廢牧馬之舊規又失徵租之常例若不查理其弊愈深及照先該都御史洪奏將順天等府免糧養馬空閑地土每年照畝徵銀祇行二年續該本寺奏准免徵除例前已行給民買馬外未給之數亦未清查臣等切思前項銀兩俱緣馬政而設比與別項課稅不同既已徵收在官又非小民拖欠可比如蒙乞差本寺少卿一員遍歷所屬督令各該掌印并管馬官員逐一清查要見某處

原設有牧養馬艸場田土若干自弘治六年起每年各收租銀若干見在何衙門交收其別項支費者奉何衙門明文可據及查免糧空閑地畝某處某年分該徵銀若干已給與人戶者若干見收在官庫若干在官者悉令起解該徵者立限催完其各年徵收在官銀兩或爲官吏侵欺或欺稱別項支費查無明文憑據悉聽差去官應拏問者拏問應叅奏者叅奏追徵清理完日通將各處艸場頃畝坐落里至佃種人戶花名并每年該徵銀兩等則之數造冊二本一送



兵部備照。一留本寺查考。如此則不惟革官吏侵欺之弊。且可助邊方買馬之資。其於馬政亦爲小補。

馬政利病疏

邊方馬

照得本寺歲收各處馬價銀兩。起自成化二年。爲因南方一二府縣。地不產馬。暫收折色。自後比例者衆。日漸加增。當時所積不多。各邊不曾指取。以後間有奏討量與。亦不盡從。緣各邊自有買馬之需。如宣府餘糧。陝西屯田等項銀兩是也。利源一開。潰不可塞。查得宣府成化二十一年。止奏討銀一萬兩。自弘治十

十四等年。至今則一十三萬兩矣。大同成化二十年。并二十二年。止奏討銀二萬八千三十兩。自弘治十等年。至今則一十六萬五千兩矣。延綏成化年間。止共討銀三萬九千兩。自弘治九年。至十八年。則一十萬二千一百九十五兩矣。寧夏弘治十八年以前。節次止討銀二萬一千一百三十兩。弘治十四年。至今纔及六年。則已七萬兩。陝西布政司等處。止是成化二十二年。取銀三千八百八十兩。自弘治元年。至今則節次共討過一十五萬九千兩有餘矣。他如甘肅



遼東山西等處各節次奏討過一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二兩皆數倍於前可謂費出無經糜費不貲矣及照本寺寄養順天等府馬匹起自正統十四年為因虜寇犯順馬匹不敷歲取南北直隸等處馬二萬匹俵養近圻以便征調然本意備京營之用不專謂各邊之資緣各邊各有行太僕寺苑馬寺所畜馬匹足備征調故也其後馬政廢弛人心狎頑一遇邊警輒言馬少張皇聲勢奏請紛然橫議一興牢不可破查得宣府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十二年止取馬一

萬九千一百三十四匹弘治十四年至正德元年七年之間却取過馬二萬一千四百五十四匹大同自成化十一年至弘治七年止取馬一千九百六十五匹弘治十二年至正德元年八年之間却取過馬一萬一千八百三十一匹除給銀買補者不計已數倍於前矣邊方官軍因見京師銀馬易以邀求遂將騎操馬清收地征屯糧以爲養馬之費而朝廷或少出金匹不甚愛惜及至倒死又不賠償鎮巡大臣多闕略以助之文法豈能一一嚴實把總等官惟乾沒貨利豈能一一盡公甚至貪贖之徒如近年都督莊鑑侵欺買馬

每邊鎮宜另設一養馬官員并責以

清收地征屯糧以爲養馬之費而朝廷或少出金

以助之



價銀。追贓罷官。亦其一也。其中弊病。難以悉言。若不計處。國家之財物有限。邊方之請求無厭。歲復一歲。何以支持。查得先年邊方討馬。兵部奏勘缺少。是實方行量給。其後不知緣何。不料邊情之緩急。不計內馬之盈虛。隨其奏討之數。輒給與之。而又不復稽考。任其耗費。合無該部仍照先年良法。今後奏討者。嚴加覈實。量爲給與。庶幾邊方不敢妄求。朝廷不致徒費。彼知馬不易得。亦肯調養用心。又查得本寺未收折色以前。邊方止給馬匹。今給銀十萬。作馬萬匹。

當先嚴邊方馬政奏討自可漸減

價少馬多。似利於官。殊不知馬價銀兩一入軍中。既爲有司尅減。又爲軍士花費。及至買馬。所餘幾何。價既不多。馬何從好。隨買隨死。終費官價。隨死隨討。終累朝廷。原其本心。非全爲馬。合無今後邊方缺馬之時。仍給本色。以杜前弊。若謂寄養之馬不敷。聽臣等多方措置。又查得各邊俱有餘糧。屯田艸場。椿頭等項銀兩。以備買馬之費。先年不曾給與。本寺銀馬邊無不足。今歲給益多。邊益不足。何歟。必須查考。方得其詳。合無兵部奏差風力郎中一員。與同本寺督



理少卿前去各邊查勘前項銀兩歲入若干收貯若干各該城堡騎兵若干有馬者若干該補者若干近年本寺發去銀價買馬若干餘銀若干給過馬匹某城若干某堡若干如有姦弊聽其叅究事完之日具數造冊收貯兵部預知其盈虧多寡之數臨期請給易以酌量若一時動衆興兵暫添銀馬不在此數又查得邊方討馬開稱馬死或生災病或因馳逐理或有之然不應如是之多其間豈無作踐瘦損偷賣私借之弊並無一字聲說况生病亦由於水艸之不時

馳死亦由於作止之無節要在得人專心牧養豈可盡諉之馬哉合無兵部行移鎮巡等官各以暴殄天物爲戒愛惜國馬爲心選委管馬官員督責養馬軍士務要飲秣以時陰息有地疾病者委之官醫作踐者治以軍法及照本寺奉敕督理少卿止是每年到邊點鬪一次合無今後點鬪二次倒死者皮張驥尾俱有方准朋賄買補者齒歲身材相應方准印烙但巡點之處不及大同緣大同銀馬一從本寺給與既有相關亦合查點合無敕令兼管庶幾人皆警畏事



可責成。又查得督理京營少卿奉有敕諭內開。比較  
自戶指揮都指揮等官。瘦損倒失馬匹。或按月住俸。  
或奏聞區處。天語丁寧。俱有則例。然遐邇一體。內外  
一法。令無敕督理少卿宣府大同各城堡等處。悉照  
京營則例。遵守施行。使邊方將士。惕然悚懼。知朝  
廷脩舉馬政。法令嚴明。庶幾變其舊習。以圖後效。又  
查得陝西各邊。因是地方曠遠。道途艱難。不來取馬。  
止是弘治十七年十八年。於平定州給與延綏馬共  
二千五百匹。其遞年奏討本寺馬價。買補馬匹。不下  
數十萬兩。及彼處餘糧屯田官地椿頭各項銀兩。亦  
合查究。前項京營住俸比較事例。亦合通行。但原無  
本寺官員督理。乞敕兵部另行議處。或者所見謂邊  
方重地。鎮巡大臣。關外之事。宜從寬大。若每事較量。  
多方綜核。邊方將士。恐有不堪。臣等謂團營爲京輔  
之屯。比之邊方尤重。提督極人臣之貴。比之鎮巡尤  
尊。朝廷慎重馬政。尚有科道點聞。少卿督理。况邊  
方乎。蓋鎮巡等官。於軍士務結之以恩。臣等典牧之  
官。正欲裁之以法。固並行而不相悖也。



書

寄費閣老

狼兵流賊

江西流賊初間劫掠出沒止百里之間合省固未罹其毒也自調狼兵以來征科供億已增一番民害矣然狼兵凶獷嗜利其淫污劫戮尤甚於賊養寇縱賊為害日滋今當事者既不能節制土官其土官又不能斂戢其眾昨賊已散蔓徽衢間矣禍將何時而已邪僕之愚謂狼兵既不可猝遣諸餘又不可變易莫若擢一大將如咸寧伯者領京邊官軍各數千人奉勅前去督同狼兵殺賊一則彈壓之使不為害一則激勵之使速成功賊平之日就護送狼兵出境使之知中國兵威不敢玩視以弭後患愚見如此未知何如附上以備采擇

寄劉司寇

京軍討賊

群盜近愈狂悖出入圻甸尚未見殄滅之期此時京軍統以邊將亦多能戰者然者京軍再出若勝則得不償失萬一不捷此舉殆似孤注也未免以為孤注也其中利害難以具言此惟可告執事希秘之

與張都憲

京軍



近京軍復出賊勢愈堅竊恐山東饋糧不繼意外可  
 憂且賊勢窮迫又復窺淮有城池者可以自保鄉村  
 鎮市惟此慘毒奈何淮揚近日簡募民兵雖衆但主  
 客之心不一且無善將者統御之若復窺淮京軍蹙  
 其北淮師截其南亦一奇也此皆臆見想在執事軫  
 慮中矣

與張都憲

留曹濟荒

兩淮飢荒甚勞撫綏竊讀乞糧封事并與東山先生  
 書經濟之才忠愛之蘊益深歎仰近蒙 聖明憫惻

免折色糧價免俵印馬駒恩甚渥也但不知廬鳳與  
 揚米價徵起若干開種鹽價上納若干果如其數伏  
 望執事倣曾南豐河北抹災議損益行之權所慮者  
 前價未得耳至於各衙門諸餘銀兩亮皆以便宜發  
 之不敢贅鄙見謂目前抹荒簡便應急百方以思莫  
 如截留漕運之米為善救荒之法賑發不如通融今畿甸穀價殊賤若以太倉  
 年積之價召商糴納百萬餘石每年軍士月糧間支  
 一月則三年可盡矣一則此間賤不至傷農二則倉  
 銀不至它費却留漕米五十萬石於淮又不下常年



之數是一舉而三利。於空白中得此若干糧以賑飢也。亦有欲言者。戶部以事于漕運為詞。謹奉白以候裁擇。儻以為可。馳奏之未晚也。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七

陳子龍臥子 徐孚遠闇公

華亭

編輯

宋徵璧尚木 徐鳳彩聖期

王有孚尹玉泰閱

謝文正集

疏

謝遷

諫選妃嬪疏

諫選妃嬪

此文正公為史官時。幸宗書也。焦泌陽修實錄載  
伏聞 陛下因內侍進言。欲選妃嬪以克後宮。臣愚  
此篇云公媚中官而上此疏以公為小人泌陽以私  
聞之。且駭且懼。以為 陛下聰明神聖。豈宐有此舉



動夫六宮之制固所當備而三年之憂豈容頓忘今

怨倒是非如此正文正公全集未之見其在閣諸疏大約即與劉文靖同署石者因公後與費文憲皆肅皇

山陵之工未畢諒陰之痛猶新曩陛下以神器之

再起之相故即綴此奏於費集之前

重萬幾之繁勉遵遺詔俯從吉典蓋亦出於甚不得

已臣知陛下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之心

未嘗頃刻少衰奈何遽有此事此必進言者巧為諛

詞以動陛下而一時誤聽之耳非陛下之本心

也臣意進此言者必以廣嗣續綿本支為說臣切以

為過矣陛下春秋向盛如日初昇血氣未定如泉

始達况至孝格天深仁覆物眾所祝願天必降休維

熊維羆之祥螽斯麟趾之慶將有不期然而然者何

必汲汲為此慮哉惟后秉坤儀職主內治配德乾綱

共承宗社如日月陰陽相須而成禮所至重位不可

虛今則中宮正位內主得人矣自餘妃嬪安可稍緩

又况祥禫之期歲月幾何俟山陵既畢禮制既終徐

議其事亦未晚也朝廷舉事風行甚速聖明全德白

瑩無瑕豈可不自慎重輕致玷虧也哉臣又聞中庸

九經以去讒遠色為勸賢之道今陛下建極之始

正親賢修德之時中庸之義尤不可不深省也伏望



陛下渙發宸斷，亟寢前命，勿逐一時之失，以貽後世之譏。庶幾不遠而復，凡爲諛佞容悅者，亦不得以誘惑聖心矣。

費文憲公集

疏

費宏

乞禁約狼兵私收俘獲人口疏

禁約虜掠

臣原籍江西廣信府鉛山縣人，近年饒州姚源撫州東鄉等處盜賊竊發，其地皆與臣本府相隣。臣聞各賊流劫鄉村，尤惡大姓、寡母、婆婦，多受奸汗、驕子、愛

女，多被虜掠，怒髮爲之衝冠，悲感至於流涕。今年四月來，又聞調到狼兵，將帶所掠子女，載至南京貿易貨物。臣痛念鄉邦重罹荼毒，恨處之未能盡法，而師律益以不臧。至今地方未得安靖，自愧非才，誤蒙簡擢，經武遏亂，與聞政機，蓋四郊多壘之辱，固有不遑啓處者。况同室纓冠之救，又忍不以爲意耶？近有同縣人來，臣詢問鄉里消息，及用兵進止，其人說稱廣西副總兵張勇，曾差頭目，以童男童女各二人送至臣家，但臣弟完寄有家書，不曾開寫，以理度之，臣弟



亦知非義，決不肯留。弟恐勇方領兵征剿隣境流賊，望其驅逐鄉間，賴其保障。窮鄉寒士，利害在前，一時思慮未周，亦或隱忍容受。臣自得此信，寢食不寧，竊惟軍中所得幼小男女，係俘獲賊屬，法當收養聽取。人口為直，凡何而以餉輔臣若是被虜良家，法當招認給領，豈可以之克人事而結私交也哉。臣料勇雖武臣，亦知事體，決不為此，以陷罪愆。或是調來狼兵掠賣既多，以其不便，却乃假勇名自送至臣家。一則欲臣感其私惠而默不復言，一則幸臣中其陰計而噤不敢言。顧臣受國厚恩，方

圖報稱，尅已自勵，日乾夕惕，若因响沫之小利，而誤軍戎之大計，避矯激之小嫌，而昧取與之大義，則其貪冒之行，無異於狼兵，而殘忍之心，有同於流賊。陛下亦將焉用之哉。臣已一面寄書與臣弟完，若前項人口未受則已。萬一誤受，速送至本縣，差人轉解總制都御史陳金處，以憑依法行遣。臣又慮狼兵尚在南昌華林等處攻剿山寨，猶未回還，或仍前虜掠販賣，為害未已。則軍法不肅，盜賊難平。一方之民，何時可安。九重之憂，何時可釋。伏乞聖明特勅兵部，將



臣此奏轉行江西鎮巡及紀功科道官嚴加禁約痛革前弊事幾師律嚴明人心警畏群盜可以早滅民生可以早安

慎始修德以隆治化疏

慎始修德

臣等竊惟天下之治必本於一人之身而聖德之修必慎於更新之始茲者新宮甫成而陛下入承大統安處其中所以革故鼎新迓續天命實惟有待於陛下由此日新聖德慎始圖終以延本枝於百世固宗社於萬年則臣等不能不深望於陛下也所謂

慎始修德固非一端而其大者則在所親必正人所聞必正道所行必正事所發必正言伏願陛下退朝之暇靜處法官取太祖高皇帝所編祖訓及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返復熟玩以涵養聖心詳審治體凡百舉動必以堯舜禹湯文武爲法群臣章奏有關於聖躬切於治道者置諸座右時賜睿覽見諸施行至於左右侍從乞選老成靜重之人勿雜以儉邪狎昵之輩而凡奸聲亂色奇技淫巧皆不得導誘意嚮蠱惑聰明務使精神內固血氣凝定本源澄澈心



志不移。由是克養完粹。德性純一。則萬壽無疆。永作  
 臣民之主。諸福駢集。益綿胤祚之休。天下後世。稱治  
 化之隆者。必首及於陛下。豈不足以追配二帝三  
 皇之盛哉。臣等職在輔導。無任懇切願望之至。所有  
 慎始修德事目。隨本上進。乞寫成牌扁。懸置殿壁。以  
 備接目。儆心之助。慎始修德事目。一敬天。戒人君奉  
 天命為天子。當常存畏敬之心。其仁愛人君。有所譴  
 告。見於災異。尤當儆懼。即今金星晝見。冬不嚴寒。各  
 處水旱為災。天意不和。宜正心修德。施惠澤。除弊政。

以召休祥。一應修齋設醮。務為禳禱之事。豫絕其端。  
 不可輕信。一法祖訓。祖宗列聖。弘規大法。備載寶  
 訓諸書。而太祖高皇帝祖訓。尤為切要。宜時常省  
 閱。凡事遵行。自無過舉。一隆孝道。聖孝純篤。三宮  
 在上。奉養之禮。諒無少缺。而慈壽皇太后。斷自聖  
 心。首定大策。迎立我皇上。入紹大統。功德甚隆。一  
 切奉事供養。尤宜從厚。一保聖躬。皇上春秋甚  
 富。氣血未定。務宜收斂放心。保養元氣。飲食起居。皆  
 宜有節。至於聲色玩好。足以亂聰明惑心志者。尤宜

厚慈壽皇太后此言補闕良深

是時宮闈有敬謙加



屏絕。此實享國永年之本。一勤民事。即今天下百姓艱難。近京地方。盜賊縱橫。宜留心民隱。訪問下情。大小章奏。躬親省覽。凡言及閭閻疾苦。減賦輕徭等事。須即下該部加意賑恤。一勤問學。每日視朝聽政之暇。宜親近儒臣。誦讀經書。披閱史冊。講明義理。德疏語已及考見前代某君可法。某君可戒。以為龜鑑。如宋儒真德秀大學衍義一書。尤為切要。更宜留神熟玩。一慎命令。朝廷命令。必須審處而行。既行之後。不宜因一人私愛一言蠱惑。復為更改。使國有定法。人可遵守。

守。一明賞罰。賞功罰罪。乃朝廷大政。凡官賞必當其功。有功者即宜加賞。無功者不宜濫及。刑罰必當其罪。無罪者不宜濫罰。有罰者不宜輕縱。如此則人有勸懲。紀綱振舉。一專委任。凡朝廷大臣。宜開心委任。推誠付託。言議當理者。即與施行。不宜為讒言所惑。致生疑沮。以妨善政。一納諫諍。凡臣下直言規諫者。即是忠臣。宜深加容納。即與施行。仍記其姓名。漸次任用。若巧言媚說。希圖寵幸。不宜聽信。致傷治道。一親善人。凡左右前後朝夕承事。必須簡



任忠厚勤慎之人。一切讒佞儉巧之徒。不宐在側。恐被誘引。移易心志。致損聖德。一節財用。卽今民窮財盡。府庫空虛。邊餉缺乏。宜躬行節儉。凡事減省。服食賞賜。悉依舊典。不宐忘費財物。以供無益。

乞正谷大用罪疏

正法奸宦

臣等今早文華殿進講之後。伏蒙特賜宣召。得親御座。商略大政。仰瞻天顏。和粹溫潤。俯聽玉音。從容委曲。真大聖之資。帝王之度。臣等何幸得備任使。而遭此休明之運。荷此希闊之恩。退至內閣。更相慶忭。以

是時臺諫多論火用罪狀而內閣復進讜言

爲有君如此。何忍負之。竊惟聖明所諭。御馬監草場。地土錢糧。仍聽本監管理。原差踏勘太監李璽等。免其提問。俱已仰遵聖意。稟擬施行。惟谷大用。竊弄威權。蠱惑先帝。假勘地之名。混占產業庄田。至一萬有餘頃。侵欺子粒官銀。至百萬有餘兩。利歸私室。怨及朝廷。情罪深重。神人共怒。必須從公究問。然後國法可彰。聖諭以爲地土。乃祖宗之舊制。然額外有所侵佔。以剝害小民。致其嗟怨。則非祖宗設立之初意也。聖諭以爲踏勘奉先帝之成命。然歷年有



所侵欺。以饜飽奸貪。私於一已。則先帝亦不得而知也。自陛下即位以來。踏勘見於詔旨。官經屢遣。歲已三更。今草場之界額既明。大用之惡狀益著。若不明正其罪。何以警戒將來。况今水旱相仍。人民十分飢困。追其所侵賊銀之半。足以少備賑濟之需。與其積於一家。以利蠹國之盜臣。孰若散於窮民。以溥朝廷之恩澤。伏望俯納臣等之言。以正清朝之法。將谷大用提問追贓。則可以平人心之怨憤。可以彰天討之至公。天下幸甚。臣等幸甚。

兩淮水災乞賑濟疏

水災賑濟

將款群

臣各上

便空言者

盈聯而

林次

崖特

作一書

上之

竊見今年以來。四方無不告災。而淮揚廬鳳等府。徐和等州。其災尤甚。臣等詢訪南來官吏。備說前項地方。自六月至於八月。數十日之間。淫雨連綿。河流泛漲。自揚州北至沙河。數千里之地。無處非水。茫如湖海。沿河居民。悉皆淹沒。房屋椽柱。漂流滿河。丁壯者攀附樹木。偶全性命。老弱者奔走不及。大半溺死。即今水尚未退。人多依山而居。田地悉在水中。二麥無從布種。或賣鬻兒女。易米數斗。偷活一時。或拋棄



家鄉就食四境終爲餓字流離困苦之狀所不忍聞。臣等竊惟各府州處南北之衝爲要害之地。聖祖之創造帝業實以此爲根本。江南之輸運錢糧實以此爲喉襟。况自古奸雄啓釁召亂多從此地。若不急議賑恤深恐冬盡春初米價愈貴民食愈難。地方之變殊不可測。蓋小民迫於飢寒豈肯甘就死地。其勢必至棄擾鋤而操挺刃。賣牛犢而買刀劍。攘奪穀粟流劫鄉村。雖冒刑憲有所不恤。嘯聚旣多遂爲大盜。次剽不已且有逆謀。於是欲招之則法廢而人玩。或

未必從。欲剿之則兵連而禍結。或未必勝。貽害不小。善後實難。孰若思患而預防。乃可漸消而默解。臣等嘗伏讀 聖祖之訓有曰。凡每歲自春至秋。此數月尤當深憂。憂常在心。則民安國固。蓋所憂者惟望風雨以時。田禾豐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風雨不時。則民不聊生。盜賊竊發。豪傑或乘隙而起。國勢危矣。此蓋我 祖宗保有四海之心法也。今前項重地有此災傷 陛下尤當仰遵 祖訓。深加憂念。恤民生以固邦本。乞勅戶部會集廷臣講求賑救之方。各衙門一



皇明紀事 卷之一  
應歲辦額辦錢糧在此地方者。俱宜暫從蠲免。庶幾德澤下而人心咸服。未死之民得延其殘喘。未萌之變。可保其或無矣。

請徙慶庶人疏

徙置罪藩

今日蒙發下刑部等衙門會官議處慶庶人台法事情。皇上親御宸翰。以其事勘問既明。已發落處置。不必又議遷徙。欲臣等再稟旨來。仰窺聖明篤念親親。惟恐被人妄意擾害。卽古帝堯親睦九族之意。竊謂親親固爲治所先。而地方關係重大。倘有他變事。

干宗社。尤不可不慮。所以累朝列聖於各宗藩過之小者。薄示懲戒。過之大者。未嘗輕處。割恩正法。皆非得已。查得先差內外勘官。所奏台法罪犯不爲不重。且稱其遠在邊陲。習成稔惡。武夫悍卒。易於招呼。若從輕典。恐異日厲階蔓延。有安化之變。節該多官議請遵照 孝宗皇帝處置代王聰沐事例。遷徙陝西省城居住。以消其釁。奉旨降作庶人。着在本府居住。又歲給膳養米三百石。恩已過厚。台法不知改過自新。却又私交匪人。輕戕人命。怙終干紀。縱跡詭秘。誠



不可測。寧夏鎮巡官員，以地方事重，利害切身，不得  
不言。刑部等衙門，多官查照，先今論奏，揆之事體，稽  
諸國法，所引代王聰沐事例，最為親切。台宏所犯，比  
之聰沐，殆有甚焉。而大同之遷，山西與寧夏之遷，陝

大○同○寧○夏○俱○治○地○恐○其○不○後○或○

勾○虜○為○患○故○議○遷○省○城西亦正相合。况台宏雖稱革爵，其內外各衙門所管

人役，不下數千，官府深密，鎮巡難以關防，出入又難  
禁絕。又聞有土達二百餘人，先年不知何故，聽其役  
使，今罪狀已露，釁端已開。若使元惡不離本土，群下  
素憚其克害，孰敢不聽驅遣，而極邊之地，密邇賊巢

人心易於搖動，奸兇易於召集，將恐變生不測，誰任  
其咎。伏望 皇上再加審處，合無仍照臣等昨所稟  
擬發出施行，倘或聖心未協，乞照今擬稟令各官再  
行會議，停當奏請定奪，庶免後艱，不致重貽地方患  
害。臣等所見如此，伏乞聖明裁處。

請差官治河疏

濬治運河

惟黃河之為患久矣，禹治洪水，以河為先。漢宋以來，  
皆專設行河使，講求治河之策，蓋以河流變遷不常，  
其性濬悍，所決之處，官民廬舍田地，悉皆漂沒，故嘗



預築隄防以遏其勢。雖有所勞費不暇恤也。我朝河勢南趨。自入河南地方。卽分爲渦河等河。下流各由淮入海。其勢旣分。故雖有衝決之害。亦不甚大。惟天順弘治間。嘗決張秋堤。卽命大臣興工修築。竭數年之力。所費以鉅萬計。然後決口乃塞。運道乃安。至於正德之末。聞渦河等河日逐淤淺。黃河大股南趨之勢。旣無所殺。乃從河南北界徑由山東曹濮地方。奔赴豐沛飛雲橋等處。分爲三口。悉入運河。泛濫瀰漫。茫無畔岸。自徐州至於清河數百餘里。一望皆水。田

地悉在水中。居民依山棲泊。耕種失業。逐年糧草無從辦納。民生困苦之狀。所不忍見。官民船隻。南去北來者。通無牽挽之路。必待順風。乃能前進。此則前數年河溢之患也。近日以來。又聞沛縣沙河等處。浮沙湧塞。四十餘里。隨濬隨湧。河流不通。一應舟楫。由昭陽湖取道往來。其勢似爲可慮。况昭陽積水不多。春夏之交。湖面淺涸。則運道不免阻塞。京師歲收四百萬之糧石。何由可達。官軍數百萬之衆。何所仰給。此則可憂之甚也。爲今之計。必須渦河等河如舊通流。



分殺河勢。然後運道不至泛溢。徐邳之民。乃得免於漂沒。若不作急整理。將來河復北決。意外之慮。又有不可言者。伏乞勅下戶工二部。協同計議。卽於大臣中。推舉通時務識地理能任大事者一人。帶領才幹部屬官二員。前去山東河南兩處地方。多方詢訪。相度水勢。應該作何區畫。下流可濬。故道可復。合用人工若干。錢糧若干。星馳奏報。上緊用功。雖有勞費。亦難顧恤。庶幾連河可保無虞。而國計不至於缺乏也。

書

與江西巡撫任公宗海書

酌募机兵

江西之事弊也極矣。所以屬望於執事者久矣。簡擢之命既下。縉紳交賀。以爲得人。而吾鄉人士。喜溢眉宇。列郡之民。自是其有更生之樂乎。聞姚源逋寇。至德興者。皆願聽撫於執事。中孚之感。可及豚魚。蓋不誣也。但鄉人來者。謂或陽境內。尚有餘孽數千。亦是姚源流出。豈撫之猶未盡乎。抑延蔓難圖也。執事必思所以處之。而不致其滋蔓矣。竊意其中有名首惡。



不過數人。其餘悉出脅誘。未必無自新之意。第曉之。或未詳明當時所降黃榜旨意。亦坐不知首惡主名。未及指出。今宜指數其尤惡者數人。明白曉告。惟此數人不赦。自餘一無所問。或此數人能自相擒斬。以獻并赦其罪。則彼欲驅民以張勢與助盜以爲奸者。其心必相疑。其黨必自散。此兵家伐謀伐交之策。且於誅惡之義。宥過之仁。兩無所失。不知以爲何如也。初河北群盜。不下十數萬人。前旨旣下。解散者七八萬。而劉六劉七齊彥名及劉三趙風子輩。始孤弱潰

趨而南矣。亦惟此數萬人。多出於脇誘。而非欲死於鋒鏑之下也。好生惡死。人心同然。江西之民。豈獨甘就死地乎。在爲民牧者。有惻怛慈愛之心。而明示以可生之路耳。傳者又謂狼兵未至。賊惴惴有必死之憂。以爲其鋒不可敵。迨乎狼兵旣至。與之交通。縱其奔逸。則其勢益橫。略無忌憚。蓋往時流劫。不過一二百里。猶未敢離其巢寨。今則至德興至弋陽。又至上饒。駸駸至徽衢界上。且有由鉛山而入福建之舉。是猶病寒之証。傳經不已。而且爲流注。非有仁心仁術。



如執事者。其孰能救之。聞狼兵半已擅歸。民固不堪其毒。而深幸其歸也。然賊未盡除。兵不可罷。而本地守禦之兵。及僉克機快。皆不足恃。故論者欲所在大家團結丁壯。自相保障。從前巡撫勅中皆載之。如近日何溪都等處。亦以一二大姓。當賊要衝。能合力遏之。而使之不敢遠出。此鄉兵可用之明驗也。愚意謂今之機兵。雖不足用。若能均其役。而更其法。則固可轉而為精壯之兵也。蓋舊日是役。僅憑該縣官吏耆老開報僉克。類多私弊。或人丁事產。無太相遠。而有

一仇兵事最悉弊源凡民壯兵皆如此也與有不與甚者。放富差貧。往往有不均之嘆。且村落

之民。未能去農畝。而羈縻於官府。富室之子。未能脫履屐。而甘列於戎行。則必出銀若穀。募市井游手之徒。以冒名代役。平時不過用以追呼迎送。而近乃以之拒賊。正所謂驅市人而戰。徒足以損我之威。張賊之膽。而豈有毫釐之益哉。今欲均其役。而更其法者。何也。大約機兵一名。每歲顧募須銀二十兩。假令縣額机兵二伯名。則歲費四千兩。而此四千兩者。空令該縣有田之家。通融均出。若有田四萬畝。畝出銀一



分足矣。况大縣之田。未必止於四萬畝。則其所出至微而易辦也。如此庶勞逸均平。而人無怨者。乃以其銀募可以爲兵者充之。或募富家佃僕。私習擊刺者。或募捕獵人。力扼虎而射命中者。或募今日聽撫惡少之革心者。審其年力報之有司。各足原定机兵之額。擇大家父老。素有鄉曲之譽。而其才又足以馭衆。志又在於立功者。統之縣各二人或三人。每月率其所統。一再赴縣中。聽掌印官比較武藝。大略如操練之法。視其生熟。嚴行賞罰。必求實用。不得徒爲文俱。一鄉有警。防禦追捕。皆責成於此二三人。有功則賞。或功多則與奏請官職。如近日江西聽撫賊首何積玉。及四川領兵吏何定事例。若鄰邑鄰郡有警。量賊之多少。事之緩急。隨便調發。互相應援。而其簡閱稽考。又一屬於兵備憲臣。此法既定。三數年間。縣縣各有任戰之兵。盜知有備。必不敢發。卽發亦可撲滅。自不能滋蔓矣。

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八

徐孚遠閣公 陳子龍臥子

華亭

宋徵璧尚木

沈

泓臨秋

編輯

上海王光承趙世叅閱

喬莊簡公文集

疏

喬宇

陳愚見以廣聖聰疏

臣今年二月內奉 命往祭山西中鎮霍山諸神歷  
太原大同平陽蒲潞遼沁等府州凡道路所經地方





利弊邊塞軍民疾苦蓋嘗用心訪詢略知一二雖不敢上比于周爰咨諏之義但臣犬馬微忱自有不能已者謹掇拾所聞冒干天聽然此特一方之事至于四海之廣所未能知者尚多朝廷政化之原尤有重于是者嘗聞宋韓琦之告仁宗謂外憂之起必始內患因歷指綱紀不立忠佞不分賞罰不明號令不信浮費靡節橫賜無常務宴安之逸遊縱宮庭之奢靡受女謁之干請容近昵之僥倖十事爲內患可謂深識治本者矣仰惟陛下聖質當以堯舜爲法

無論仁宗而臣之愚竊有慕于韓琦者敢誦此言爲陛下獻伏願正心窮理節用戒遊日接賢臣講求政理自宮闈之近達諸天下之遠推行有序化道無遺務使一民一物無不與被堯舜之澤則光昭新政足以慰列聖在天之靈內患旣平外憂自悉區區西北不足以煩宵旰之憂矣一恤邊民臣竊以大同府所屬應州山陰馬邑等州縣皆漫散平地相離邊牆不遠百姓依村堡住居無園林桑棗之利雖有田畝耕種所獲不多况又連年



黠虜深入。侵擾禾稼。搶掠人畜。民不聊生。比與腹裏地方不同。去歲已蒙 寬詔。將山西陝西弘治十八年以前拖欠糧草停徵。但所司不能奉行。督催之吏以整理糧儲為名。急如星火。連併上納。閭閻愁怨之聲。無由 上聞。昔人所謂黃紙放白紙催者。臣親見其弊矣。伏望 陛下憐念邊民疾苦。特 勅該部除已徵在官外。其正德二年分夏秋糧草減半徵收。庶

奉詔書不如奉部文積弊如此然

亦非有司之過也

此語正為有名无实之本

息。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

一厚邊軍大同宣府二鎮。切壓邊境。軍士不時調遣。

衝突風沙。辛苦萬狀。止是月糧歲布。別無經營。近年以來。法度寬弛。所在官司。誅求剝削之苦。日甚一日。平居既不能休養士氣。卒然臨敵。何以責其敢勇。戰鬪自去歲遊擊等兵敗。屺之後。士卒寒心。威武不振。臣過鴈門。閱親歷廣武驛。以北村落。皆虜人殺傷。擄之處。民物蕭條。可為慟惻。伏望 皇上矜憐邊軍窮乏之時。勅彼處撫按官。務以愛養士卒為重。嚴戒一應官員旗甲人等。不許侵扣。冒支軍士月糧花布。如有指以使用為名。侵扣者。總筭至值銀一兩以上。



叅問畢日，旗甲人等發本處極邊墩臺常川哨瞭。指揮以下官員常川帶俸差操不許推舉管軍管事。干碍勢豪叅奏重爲處治。

一廣儲蓄。臣聞爲國之道必重農桑而務積聚。若量入制用何以備預凶災。故古者無六年之蓄尚謂之急。以今較昔實可寒心。去秋山陝二布政司禾稼不熟各處預備倉等項所貯糧穀甚少鄰近地方糴買告于搬輸鄉村小民皆立俟逃亡人力不給者坐以待斃所賴今歲夏麥頗收稍爲接濟不然幾致狼狽。

乞 勅該部轉行撫按官及府州縣等衙門除預備倉糧照依歲額收貯今後凡問刑衙門一應輕重罪囚納米贖罪及納紙等項不許照近年事例收銀解官俱照舊例各納米上彼處預備倉嚴立簿籍以憑稽考年復一年倉廩所積者漸自克足遇有荒歉隨宜賑給黎民免逃移凍餒之患矣。

一省科派 國家以民爲本百姓之足與不足盛衰係焉。臣所經州縣地方田畝日益開闢生齒日益繁夥較之往昔大有不同然民儲蓄恒少用度恒苦于



不足。臣嘗求其過矣。稅糧草束歲額有常。而國用無經。冗食太衆。差役重叠。科派頻繁。百凡木植顏料之物。在在增加。加以連年轉輸邊餉。民力疲竭。無有寧止故。一遇荒歉。非流徙四方。則填塞溝壑。與言及此。可爲慟心。伏望 皇上以節財用足民食爲慮。特勅該部。將一應顏料等物。于山陝二布政司免其坐派。庶財用有所蓄。民力不重勞。值有災傷。亦可支持。不至顛沛失所矣。

一謹守令。伏以親民之職。繫于郡縣得人。得其人則百姓蒙其福。不得其人則百姓受其害。今天下守令中間履行潔白。才識優長者。固有其人。然亦有貪黷害政者。有巧飾詐僞以邀名譽者。有懵然不知民情。委法令于胥吏者。有暗懦不能制豪猾。使良善無所區別者。有嚴峻刑罰。視人命如草芥者。若上之人。無鼓舞懲勸之道。則中人之資。何所勉進。而蒼生利病。誰爲興革。况山陝地方。連年兵荒。牧民者尤當慎擇。乞 勅該部。轉行二處巡撫。按官務須多方糾察。不時巡歷。痛革迎送之弊。勿以奉承奔趨爲敬。仍將



官員分爲三等、廉而有爲者爲上、慎于守已不能害民、而幹才頗欠者爲中、守爲俱欠、于幹辦雖優、巧于剝削者爲下、上等者必在旌舉之列、中等者略加勞勉、下等者必行斥罷、如此庶人心知所勸懲、可以挽士風而趨于正、百姓亦得霑實惠矣。

一重祀典、古帝王有大功德于天下者、皆世享血食、非有所黷淫、是以 皇上有登大寶、肇稱殷禮、卽遣臣等往祭、歷代帝王臣謹攷 商湯王陵在滎河縣北西十里、舊傳陵已爲河水所齧、壞不存、歷代皆

于岍東近地設位而祭、但屋宇卑狹、地勢淺陋、不足以奉 明祀、妥 聖靈、且人有一郡一邑之功、尙建祠立廟、著在 國典、况 湯王寬仁勇智、除暴救民、爲萬世人君所當取法、顧可使之棲神無所乎、彼時臣祀禮旣畢、曾與陪祭官叅政才寬、僉事來天球、議得廟後有隙地三四畝、可以建置殿堂三間、兩廡、牲房數楹、伏望 陛下以帝王之祀爲重、特 勅該部轉行山西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親行閱勘、支無碍官銀、量撥人夫、開展修葺、庶免因陋就簡之失、以隆



一代之典

明舊章釐宿弊以圖治安疏

伏惟我

公為南京叅贊所上

祖宗建邦立政貽謀宏遠行之萬世亦無

不宜奈何承平久則玩愒生法令寬則姦蠹作不及

時除治則敝壞日深而後莫可圖矣切照南京為天

下根本之地聖祖肇造于此百五十餘年其間

舊章雖在而有未明宿弊已深而有未革臣本凡庸

誤蒙簡命視事以來日夕憂惶罔知攸措但政典

之大者非一人之所專行積弊之深者非一日之所

能去謹條陳六事上瀆宸聰伏望皇上仰遵累

朝之典俯察迎時之弊斷自聖衷下之該部如有

可采即賜施行

一嚴操練以修武備照得南京原設大小教場神机

營新江口四營軍馬所以固京師以防外侮者也操

練之法誠不可不嚴臣節伏觀累朝勅諭內事理

南京內外守備叅贊官四營每月該操之期輪該一

員與協同官員閱視嚴切比較以示勸懲夫謂之每

月一次則不欲疎曠以致怠玩謂之輪各一員則不



欲重難以致廢弛。其委任之意至矣。盡矣。奈何法久則寬。事多循習。今一年之間。內外守備叅贊官。止是春秋會集到營二次。非惟于操練之法未嚴。抑且與勅諭之旨不合。合無今後除春秋二次看操外。每遇該操之日。容臣與內外守備官。輪各一員到營閱視。如此則舉動便而省會集之煩。比較勤而免怠緩之弊矣。

一禁役占以肅軍政。照得各衛軍餘。我國家有百餘年休養生息。惟恐不得其所。所以克行伍而嚴備禦也。邇來營隊之間。疲敝者多。精壯者少。雖有披堅執銳之名。而無折衝禦侮之實。蓋由禁治之法既寬。役占之弊未革爾。查得弘治十三年。該南京吏部尚書等官。秦民悅等。奏准南京五府掌印官。定與二十名跟用。見任佐貳。每員十五名。俱于本府所屬軍多衛所空閑餘丁內撥用。其餘役占辨納月錢之人。盡數退出。爲照近年以來。各官其老成奉公者。固不肯違制而縱私。其貪殘剩下者。亦未免謀利而忘義。役占軍丁。甚至人百餘名。取覓官錢。多致月數十兩。



以公家守衛之人。爲私室營辦之計。况有豪猾姦頑者。往往投托影射。生事害人。就輕而避重。蠹法戕政。莫甚于此。乞 勅該部。查照前項奏准名數。申明定制。嚴加禁革。其役占軍餘。及其投托影射者。悉令退出。差操。仍令各衛所通將退出。并撥過餘丁姓名。造冊送赴南京兵部兵科查理比較。此外但有仍前占恡貪刻之徒。聽本部及科道官指實劾奏。革去官事。閑住。仍通行南京科道并各衛所一體遵奉施行。如此則私役少而 國法振。行伍清而軍政肅矣。

一革冗員以寬民利。照得南京龍江關皇城都城各門。內府甲字等庫。近年以來。添設內官內使數多。擾害軍民商賈。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且如龍江一關。乃

此在正德季年所添設也

京師商賈必經之地。今守關官員增至二十七員。進關使用橫取于常。晝夜思以營私。左右望而罔利物。價騰湧于市肆。商賈嗟怨于道路。其都城門之攘取。至于賣菜之貧人。其皇城門之求索。至于擔漿之細物。守庫者立茶果之名。解納者苦錢糧之費。皆以爲公。逋可辨。私賄難酬。以致府藏不得充盈。拖欠不得



完納。聖明之世，豈宜有此。近年累經題奏，未奉特旨裁革，益肆荼毒，罔有忌憚。伏望特勅內外守備官，務要查遵成化年以前事例，照數存留管事。其餘多添濫設者，盡行革退，庶幾民害可除，而民利可寬矣。

一買戰馬以振軍威，照得用兵之法，騎為上，步次之。若營伍之間有軍矣，而無騎戰，與無軍同；有馬矣，而不壯盛，與無馬同。今南京各營買補馬匹，舊例椿朋租銀奏合七兩買補，正德九年奏准增添租銀二兩。

轅合椿朋銀共九兩買補，正德十一年以後仍照舊例，不許增添。但近來南京地方馬匹甚少，價值甚高，即令九兩買補，尚且羸小，不堪騎操。若復減至七兩，勢愈難行。蓋有馬者固不肯低價以售于官，買馬者亦安肯出私以賂于國。苟不通乎人情，曷以濟乎實用。查得弘治年間奏准買補馬匹，須四歲以上，八歲以下，價自十二兩至十五兩。今據此例，則太少，莫若通融區畫，以合時宜。椿銀固難更改，租銀則可增添。合無量加三兩，共轅前數。本部選委廉幹指揮一員，



督令各營買補待後地方馬多價減另行奏處如此則賠償之苦得以漸寬倒失之數得以漸復矣一定舡差以便進貢照得南京錦衣等衛馬快舡隻國初止爲操江禦侮而設後以京師相去遼遠其器物所需必取給于南京皆以馬快舡隻裝運亦一時通融漸處之計非原設本意也查得快舡原設九百五十八隻奉例減退一百五十隻馬舡原設八百一十七隻奉例減退二十一隻中間有朽爛拆卸而數年未得成造者有漂流無存累經查究追造而未見

完報者有大脩而經歲不完有小脩而累月未畢者有遭風沉溺車壩損壞而甲餘俱逃者有因公差夫舡私回籍而查拘未到者是以舡隻日益減少其薦新進貢除歲例照常應付外近又巧立名目比舊加添。又有不時取用物料造辦等項多計舡至五六十隻者及欵差等官往來應付差使日益浩繁夫甲日益貧耗甫歸之席未煖而後差之裝運又行前次之債未償而後差之幫錢隨繼甚則蕩廢產業鬻賣子女痛楚萬端無所控訴往往逃竄他鄉父母兄弟不



能相顧良可憫惻至于沿河一帶軍衛有司驛遞等衙門人力竭于迎送夫錢苦于誅求其被害尤有不可勝言者臣請于薦新進貢等項一一遵照先奉欽定則例差撥近年奏討增添者量行查革其欽差往來則少者一二隻多者不過三四隻其取用造辦等項則少者七八隻多者不過二三十隻驗裝科道等官務要查數定扛不許過違舊例如此則舡隻雖曰減耗庶免困乏之虞夫甲雖曰貧難庶免流離之苦矣

一脩舡隻以便差用照得南京各衛快舡先年俱是工部出價成造後以所造多不固如法奏准工部支價本部委官成造續又奏准工部出銀七十兩本部出租銀二十兩并變賣原舡舊板銀十兩共得銀一百兩為照快舡成造必得銀一百五十餘兩然後堅完可用小甲陪補過多深為貽累合無行令工部量添銀二十兩本部量添租銀一十兩奏合前銀成造庶得工力易舉而少免陪補之患矣及照南京內官監孝陵衛等衙門斫取蘆柴搬運磚瓦共該馬舡



三十餘隻裝運被各該官員索要幫錢數多人夫不得安生舡隻又為蘆柴所壓多致損壞沉溺深為未便若將快舡照前量添價銀成造其底舡不使變賣存留本府通融措辦改造匾淺舡隻以為裝載蘆柴等項之用其各舡撐駕人夫合行江淮濟川二衛備查各號舡隻有遠年事故徵造未起者暫將各項舡隻查照字號編補所有解到各舡人夫就令照號編僉撐駕待本號舡隻徵造完日另行區處如此則快舡之成造易舉而馬舡之差用有餘一舉而兩便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九十九

陳子龍臥子 宋徵壁 上木

華亭

徐孚遠 闇公

李 雯 舒章

選評

相 熊伯祥 叅校

彭襄毅奏疏

疏

彭 澤

論流賊

流賊

盜兵敗於叅將宋振奔聚林縣山中復出掠衛輝懷慶臣意賊計有三或面縛來降變名潛避上也北有



戴儀兵。南有宋振兵。惟中路衛輝大名兵寡。若暫時

假息。乘隙出山。仍循故道。長驅剽剽。徐為逃散之計。

中也。流寇畏其流劫難制也。若假息山林。是為窮寇。伺今之久。立家計也。若倚恃林輝濟源河內以西壺關陽城陵川高

平以東。地方險遠。柵為家計。以圖久駐。下也。然此賊

自揣不赦。必出其下。憑山谿之險。糾合土賊。招聚亡

命。迫脅善良。則環百數十里之境。民畜錢穀。皆為所

有。時遣數十百騎。劫擾彰德衛輝懷慶三府。使我軍

不得休息。錢糧日費。彼合而逸。我散而勞。將來未可

猝定也。為今之計。必須山西河南兩鎮官軍。協同宋

振。表裏夾攻。使其寢食不遑。進退無所。不數日間。殄

滅無遺矣。若但移文山西鎮巡官。截殺。動調官軍。開

領軍器。往返動以月計。機會既失。于因循。士氣亦沮

於牽制。繼有後謀。難以濟事。

論宜允諸大臣辭免恩蔭疏

聽辭恩蔭

近覩 勅諭錄定策之功。封拜恩蔭。多至五十三員。

官爵太濫。今大學士楊廷和等懇辭之疏。爾時李太宰至四至五

尚書毛澄與太監蕭敬等具辭。亦至于再。內楊廷和

蔣冕毛紀雖俱准辭。伯爵改蔭指揮費宏雖已准辭。



指揮改磨千戶俱經日久不敢拜受而毛澄與蕭敬等屢蒙溫旨未見賜允臣等竊見諸臣之疏皆出由衷况節經言官論建咸以為言伏望皇上體念內外諸臣辭免之懇切俯從科道等官論奏之頻仍痛錦衣衛所官員冒濫之積弊將前項勅內有名如大學士楊廷和等量加別項恩典以為大臣忠誠之勸其費宏毛澄以下分別等第係文職者量應得文職係內臣者量賜優賞皇親已受封爵者子孫弟侄俱不必槩受武職并令世襲其前項內臣中間如有當時同心協力平定禍難者量磨一官止終本身以旌勤勞庶於朝廷崇德推恩之盛典諸臣秉忠戒滿之本心言官隨事納忠之專職咸兼盡而兩全矣。

論待歸正人疏

待歸正人

比年北虜為患俱因擄去邊民及負罪投入者教以用兵節制以故所向無前今各邊走回人口在虜營住久其於虜情動止關隘險夷及我邊人為彼鄉導者無不熟知乞勅各邊鎮巡官凡有走回人口如幼男婦女并擄去年淺者量給衣糧護回原籍其在



虜日久。諳曉虜情者。務加研審。若果忠實有才畧。卽留邊効用。厚加慰勞。以備咨訪。因而資爲間諜。誘我漢人使漸逃歸。以孤虜勢。其無他技者。仍護還。若有留難需索者。加治不宥。庶來歸日衆。而虜情可得。戰守有賴。

論鎮守內臣換易

鎮守內臣

此疏便開盡撤內臣之机。永嘉執政。此輩廟然矣。頃者司禮監傳奉。聖旨勅御馬監右監丞鄭斌鎮

守廣西地方。守備倒馬關。傳倫牛榮取回南京閑住。臣等竊謂中官出鎮已爲民害。至于數易其害尤甚。

夫楊金鄭斌安川。行事廉靜與否。臣等雖不得預知。但傳倫牛榮在鎮年久。所欲已滿。又榮嘗被劾。或知警畏。若新任者。饒虎之欲。甚於飽虎。况交待之際。迎送供應。爲害實多。今無故驟傳更替。此非各官夤緣鑽刺。焉有是乎。乞將楊金鄭斌安川。拏送法司。明正其罪。仍將倫榮各加戒飭。再乞以後各處鎮守等項。內臣不得頻數傳奉更易。庶舊任者得安心辦事。未差者亦免奔競無恥之愆。

覆巡撫延綏都御史疏

延綏邊務



一嚴禁例以除宿弊。今後各鎮守太監總叅等官。有犯役占科歛等事者。太監取回。宐照文職犯賊事例。不許推用將官革任。降級者拿問。其奏帶撥置之人。發極邊衛充軍。一聯邊堡以壯軍勢。請新安邊管分守叅將并千戶所查帶原該兵馬。仍于舊安邊管住劄于十字澗築城。將把都永清二堡官軍移調操守。于甄井築城。將石澇新興二堡官軍移調操守。于花馬池鹽池鎮城亦量增築。添設守備官。移調三山饒陽二堡官軍操守。又管堡旁地膏腴千頃。均給官軍。聽其開種。四五年後。乃可徵租。又于鎮城至波羅堡適中之地。增築平夷舊城。撥軍操守。以遏虜衝。一止濫刑以重人命。各將領于所轄官軍。除臨陣退縮。許用軍法外。其餘有犯。止用常刑。其情罪稍重者。行撫按叅治。如有酷用非刑。致損人命者。聽各該撫按糾舉論罪。一明軍功以勸武勇。凡名邊官軍斬獲首級。先行兵備官研審的確。開載明白。送巡撫再審奏報。一面行巡按御史照例覆勘。以候陞賞。若兵備官審報不公。坐以徇私罪名。一減繁瑣以便節制。請今後



軍職有犯除徒流以上照舊奏請外其餘笞杖罪名乞照雲貴事例聽巡撫官照舊罰治年終類奏以備查考一利器械以供戰陣請行四川廣西雲貴福建等處但有一應器械可以破虜殺賊如強弩紙甲神鎗藤牌等項俱照頒式樣製造或撥委工匠及善于用使之人赴各邊演習。

軍職貼黃

舊例京外衛所軍職帖黃文冊每年一造送部查考又軍職賢否在外聽撫按在京親軍等衛聽科道并

本部主事等官府屬衛所從本府堂上官各訪實填

註考語揭帖送部以憑斟酌推用金吾黜陟向由兵部正德降耳

之職尤須得人近楊玉錢寧輩招權納賄蠹政害人

蓋緣冊籍莫稽優劣而去留不由廷議也今不嚴稽

精簡弊必復滋乞命該衛將所屬審取各父祖從軍

陞襲來歷開具貼黃文冊如例造送仍行掌印官將

各官賢否從公查註送部以備襲替推用有所查據

江防六事疏

一專委任言新江口原設都御史管理而事多關白



守備叅贊掣肘難行。宜令小者專決。大者會議。庶便責成。一明約束。言新江口及九江揚州儀真原設官軍守把聲勢聯絡。今承平玩愒。江洋劫掠。了不相干。宜各照所轄緝捕應援。違者叅究。一實行伍。言新江口官軍舍餘原額一萬一千六百餘名。今役占老弱。耗減過半。請清查撥補。以備操練。其各衛所官舍旗軍立功者。不得改回原衛。一示激賞。言官軍所以營求改差者。憚其勞也。恤其勞而優厚之。則人勸。宜查指揮等官勤能懋著者。超起擢用。軍士賞賜布疋。全

與本色。優免二丁。幫貼軍裝。增修窩舖。計處月試賞犒之費。一處船隻。言江船原額三百四十。多不堪用。戰船闊大。不利風浪。宜令南京兵工二部會同操江驗看修葺。一時操練。言新江口專習水戰。宜將各船官軍編定。不許差使更換。召募習水者百十名。分教各船。有風則習巡哨。小船無風則習大船。庶人船相得。緩急有賴。

王康毅奏疏

疏

王憲



防禦十事疏

卷之一  
防禦

一招募慣戰勇敢邊民多驍勇弘治間曾行招募頗得其用後因官籍爲兵人不樂從今宜諭以就募有功者優賞事寧之日欲自便者聽一預處糧餉支費延鎮孤懸河套四面飛沙地不耕稼而又數歲荒歉宜飭當事諸臣乘道路無梗亟備糗糧待用一處備騎征馬匹大僕寺所畜不足以給戰馬宜令守臣取之苑馬寺所孳茶馬司所易及各邊所貯馬價一戒飭防守將士乘賊未至日夜爲備補其單弱處所一

招徠被虜人口華人被虜多爲所用宜厚加優恤端正人口以招來者一召募間諜疑虜虜計漸狡必有陰爲之教者如梁成辛洪是也宜啗令殺虜歸華縱事不成亦足以疑虜使不敢深入一計處內地飢餓民不聊生恐致內變宜令守臣預修救荒備盜之政一戒飭將領掙剋將失士心每由貪黷今後犯科索役占者不止罪謫盡數查追以爲後戒一招改京軍實邊京軍遊民所萃招兵爲易而邊鎮缺伍計補無術請許各京衛軍自安業服役者之外但恐京師浮戶有原籍陝西



流貫逝安願改邊衛近地者聽窮一類覆建言奏疏先因虜

警本部會議有博采羣策之條以致言者紛紛勦說恐瀆聖聽今後擇其急者覆請否者月終類奏

覆均艸場疏

牧馬草場

草場地土在成化時已有豪勢侵占之患時則令太僕寺查照誌書圖卷區別上中下等凡高阜低窪止堪牧馬者聽養馬人戶輪管牧放肥饒可墾者撥與有力馬戶耕種照依佃種官田事例徵收花利不拘銀穀依時估納如遇災傷逃移及貧乏甚不能具馬者量與助給以足正數馬政之外毋許他用待後養馬數多停免耕種照舊牧放此善制也其後則有居民得入耕墾之令又其後則有馬戶免科之令又其後復有禁民佃牧違者准屯田論罪之令于是豪強倚藉養馬兼併無制轉佃他人厚取租利如今太僕王崇獻所言者矣向令舊制常存馬戶佃租不免則田有定稅而姦豪無幾幸以殖利居民佃者不禁則民有定業而馬戶亦無所肆其兼併之謀此皆妄搖成計而不慮其後者也且養馬人戶自有額定丁田



國家牧地。非有可私。故收入其租以備緩急。此思之  
 行于法外者也。議者不察。不問貧富。不計豐凶。每逢  
 解俵。槩而給之。如此則官自為買。非復民間孳生解  
 俵之舊矣。宜復令申之舊。高阜低窪。適年拋荒者。許  
 除租為放牧地。其諸肥饒成熟者。無論在軍與民。照  
 依三等則例納租。每解俵百匹。量留銀百兩。其馬多  
 銀少者。則盡數貯庫。以被災傷逃移貧乏甚者之缺。  
 餘皆解太僕如故便。

計處清軍事宜

清軍事宜

該本部題武庫清吏司 呈奉本部判送據主事王  
 學益呈稱照得清理軍伍。係國重事。國初各該衛  
 所。在伍有缺。俱得經自勾補。宣德十年。該本部題革  
 節。該本部題准事例。各衛每年將節年該勾迓故軍  
 士。盡數查出。分別司府州縣。攢造底冊。一樣二本。一  
 本留部。一本轉發各司府州縣。照各清勾。仍每年將  
 各衛所軍額。攢造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花  
 名冊一本。送部以憑清勾。冒漏等項。查照各司府州  
 縣。亦每年將奉到本部轉發清勾軍冊逐一開立前



件攢造實有事故文冊送部回答立法亦若周詳但查得在京各衛所歲造前項文冊名數多者如府軍前衛則費銀數十兩其少者亦不下六七兩又有衛門歲該造送文冊不止一二十項每項費與此相上下俱於百戶俸給官軍月糧扣支使用極是繁擾不堪則在外可知矣况各衛每年清勾軍士多則萬數少有千餘而計所解到軍士每年多者不過二三十名至有一軍勾及數十次所費不知幾何而卒不能得其一日之役者實爲未便各該承委督造軍政指

揮不免責成各所千百戶人等多有不諳文理及見前冊歲以爲常徒費少益非特視爲故事抑且或生厭心往往止憑識字人等任意謄寫惟求塞責大抵攢造次數愈多則差訛愈甚且奸弊橫出或有見伍而作缺有丁而作無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故逃以待勾既勾而復首以希解補取利者或有移名換籍以希解到作無憑收伍取利者或有新軍初到而勒財以逼之逃受財縱之逃以致隨解隨勾者雖禁例甚嚴而檢覈無勢難悉杜及查各該司府每年



奉到清勾文冊。騰發各屬。被里長書手人等增減字畫。埋沒名數。作弊多端。其造送回答文冊。亦多止是紙上虛文。至於勾軍數十而實有不數人者。又有一軍回答至數十次而卒無下落者。又有雖稱實有而不解補者。其已解軍丁。則又有隨解隨逃者。有偽爲批印回銷者。雖近有勘合之例。而道里展轉。歲月侵尋。冊籍浩繁。日力不給。終歸苟且。又各清軍官員。因本部原定之數。或至不足。有將不缺伍及在營有丁例。不該勾人數。作冊外清出。以強湊免罪者。有將丁

盡戶絕責令里甲頂認。及妄指無干者。其民害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爲簡要之法。將見衛所之清勾徒費。而行伍難充。各司之回答雖煩。而文具何裨。且使奸軍或計行。平民或被枉。而稽考旣疎。勸懲不至。軍政之壞。漸無紀極。合行各該衛所自嘉靖十一年爲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軍士。已經題准住勾外。其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該勾逃故軍士。不必每年造冊發清。聽本部定奪軍單式樣。令照式刊刷。備將宣德四年以後。嘉靖十年以前。逃故軍士。每名用



堅白厚紙填單一張，用印鈐記，隸本部者徑送隸都司者類送本部掛號轉發各司府照名清勾，仍照舊以司府州縣相屬攢造底冊一本送部存照，以後年分止將本年逃故軍士造冊填單送部施行，發單者俱免再造，本部仍每年終將各府州縣逃故軍士單總數類填勘合催勾，其五項冊亦不必每年造送，聽本部斟酌定與式樣，更名總冊，行令各隨該衛原設五所或十所，俱每所釘作一冊，照依發去冊式，分別百戶將各軍照充發年月順序挨寫，不許遺漏，每紙

一張，分作八格，每格填寫一戶，止列橫格開單軍祖姓名貫籍，下分八行開寫充調接補頂替來歷，先管百戶總小旗姓名，餘行空下，仍於每百戶下除將原額軍役填滿外，各空格六張，一樣二本，一本送部，一本存衛，仍照前冊分別各布政司及直隸府州縣各送一本，以憑轉發收貯，以後年分止將本年新收編發軍由及解補到軍數開造送部，本部清軍委官督令該管人員將該年逃故解到等項填寫軍格，下新充軍由填寫該管百戶空餘格內，該衛并各司府州



縣亦行照填註以憑查照雖至百年可免更造各司  
府州縣亦不必每年通將逃故軍士造冊回答及不  
許將未奉單勾者妄勾擾民止照本部發去軍單逐  
一清審內有丁者卽與解送着伍遇例優免及無勾  
者卽與開豁每年終將各解過軍丁收有批廻及例  
免者開造小冊連單類送布政司及直隸該管府州  
縣差的當人員送部銷照若將有勾軍丁自認爲  
始三年以上不解者雖止一名府州縣清軍官俱參  
問丁盡戶絕并山後人氏挨無者查照軍政條例及

節年題准事例候經勘五次以上送清軍御史處審  
實類繳免其再勾本部及該司府州縣仍各立住勾  
冊每衛一本以備查照老幼不堪解者候經勘三次  
以上造小冊送部案候原單留該州縣候出幼解衛  
及老疾故絕逃移跟捉者候三年不獲者該州縣另  
冊編記原單繳部行該衛所另給單勾如再三年不  
獲悉聽本官施行雖久不廢其該年清審過官員職  
名及里甲隣佑姓名俱照式填寫單後各取親押若  
里甲人等通同作弊將有丁捏作故絕壯丁捏作幼



小非老疾捏作老疾見在捏作逃移者事發應解軍  
 照例發邊遠充軍如原係邊遠發烟瘴極邊仍另僉  
 戶下一丁補伍里甲隣佑寓家人等各照例發附近  
 充軍官吏依律坐罪以後清軍御史五年一差務要  
 五年內發去軍單責令各清軍官逐一完銷仍弔各  
 司府州縣原收住勾冊查審內有捏弊者另冊送部  
 事完即許復命不必定以三年違限各清軍官員  
 但以完銷軍單明白無弊及不枉平民為賢否以示  
 勸懲其各衛所及有司送冊單繳冊單限期并違限

等項俱照舊例施行則清勾之在衛所者嘉靖十年

若猶未損于舊嘉靖十一年以後各衛所造冊之費

清軍一事害多利少須大變更之此于舊例中稍存  
 不啻減百而存一。所省官軍扣糧之害不知凡幾千

簡易之術耳

萬矣。回答之在有司者嘉靖十年若猶以為煩而自

本年軍單既銷之後所嗣發者歲各無幾所省官司

里甲之擾不知幾何而費亦不知凡省幾千萬矣。且

此單一出不可妄銷而不改之例既嚴捏故之條尤

重。住勾之冊尚存御史之查不廢則軍衛之該勾者

有丁在所必解無丁在所必豁有司雖欲以虛文了



事不可得。雖欲以刻薄用事不可得。而行伍可漸充。無辜可免害矣。軍總冊之立。可以俟百年不改。而勾單之發。又不煩復而易查。非獨可杜展轉訛寫之端。而在衛所妄勾之宿弊。在各司府州縣吏書積年弄法之宿弊。雖欲自逞。其路無由矣。軍之逃至三次者。指揮千百戶之所管。逃至若干名以上者。凡法例之所欲禁。皆可一揭以知。而法行無不可之歎矣。夫然後清軍之職。在武庫者。冊籍不至于填塞。故綜覈可精。在有司者。奉行不患于煩難。故心力可盡。在御史

者。按法不憚于無憑。故激揚有道。庶乎簡以知要。不病於迂疎。變以時宜。不謂之紛更。而於軍政可少裨矣。及照各衛先年造報清勾軍冊。舊例于新選官。并復任官員順帶。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脚力。近該本部題准。止許進表官及撫按等處公差順帶。亦照例。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脚力。但各衛所道里遠近不一。前冊不肯一一依期到部。與進表官員到京相左。各撫按等處公差人員。往往利于賫文討馬。不肯帶冊討驢。又南直隸各不係衝要府分。俱無人肯



枉道賫送以致多滯今既定每軍止許給單一次則文移自減合咨吏部于新陞除官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季于各布政司選委一人直隸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該地方軍單盡數給與順帶前去浙江等處送各布政司交割轉發照例不支廩給水路應付紅船一隻陸路應付本官馬一匹及量單多少定與扛擡人夫幾名本部仍按季另填勘合行各司府州縣查驗則驛遞既可無擾而軍伍亦得及時清理矣再照先項清軍事宜於各軍

衛有司等衙門雖極簡便而該司稽考填寫各項文冊則實天下軍政根本尤宜精詳所據原設當該吏十名止二名係揀撥餘俱大撥多有不諳書寫恐致悞事合咨吏部將該司冊科令典名缺俱揀撥前來庶爲便宜緣係計處清軍事宜以便遵守事理合呈請議處施行等因判送到司查得宣德十年該本部題准在京在外都司衛所不許填給勘合差人勾軍止將遞年逃故等項軍人姓名貫址造冊送部轉發清勾成化十一年該本部題爲陳言類送軍冊以便



稽考遠年欺隱軍伍事行都察院轉行各處清軍御史督同都司衛所南京北京衛所各于本部委官俱着落各該軍政及首領官將各管旗軍逐一查出要見原額旗軍若干見在若干逃亡若干改調若干務在原充軍改調來歷年月貫止節次補役戶丁正餘姓名備細通類造冊每布政司攢造一次直隸府一次各一樣二本照依遞年清冊差人送部轉發清勾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爲仰承 恩命修舉邦政事內開一定冊式以防欺隱切照勾軍文冊先年雖曾

降去式樣柰世久人玩合照依都察院咨到舊管新收開除實在清勾五項冊式通行天下攢造花名總冊一本以防欺隱一復有司回答冊以便查考切照天下有司奉到勾軍文冊清解畢日除清過軍數呈清軍御史奏繳外另造回答冊送部查考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爲陳愚見以清軍政事內開除宣德四年以前逃故無勾軍名照例住勾以省費用以杜紛擾宣德四年逃故軍士除奉例開伍不勾外其餘俱作奉冊清勾之數三年一次造冊送部轉發清軍其



成化元年以後逃故軍士作照例員勾之數一年一次造冊送部清勾又查得軍政條例內一款所勾軍士若有丁盡戶絕并山後等處人民挨無名籍等項三次有司係保結回申委無勾取軍衛有司各另造冊申繳兵部開豁若有故違查勘是實照依原奏准榜例查問當該官吏又一款故軍戶下止有人丁年七十以上或篤廢殘疾不堪充軍者保勘是實明白回報定奪不必起送官吏人等不許因而作弊將不係此等老疾之人朦朧妄報脫免軍役違者論罪又

一款勾補軍役若正軍戶下本有人丁比先年朦朧捏作無勾即便改正勾解如仍扶捏回申照依榜例軍丁發邊遠充軍原係甲隣里人等收發附近衛所充軍官吏依律坐罪又一款逃軍除自首死罪責限起解外其餘拏獲者就于原籍所在官司取問明白初犯再犯依律處決先將戶丁解補里隣人等仍照隱藏逃軍榜例治罪窩家發附近衛所充軍若窩家係軍人發邊衛充軍其窩家如或懼罪不拏將逃軍轉遞他所藏躲者不分軍民俱發烟瘴地向充軍所



在官司知情故縱者、依律坐罪又一款軍戶之家、多有全家逃躲、及有司遞年勾取里老隣佑明知逃躲去暗地取索財物、容情不行拏解、今後若有此等作弊之人、照依榜例正軍發邊遠充軍、知情原保里老隣佑發附近衛所充軍、又查得正德十六年該本部題爲清理軍伍事、內開一應軍冊、聽候吏部新選復職官到部原額文憑查對相同、陸續封付前去、各衙門交割清理、陸路應付驢疋、水路應付紅船、一切廩給馬匹等項并革、其撫按公差、應付脚力之人、情愿

帶領者、除本等應付外、合量加驢匹以爲馱冊之用、嘉靖四年該本部題准今後該司預將前項軍冊、分別司府封記本數、只候各處進表官員事畢回還、行移禮部開送本部、如上半年不係進表之期、遇有各處公差回還、告討脚力者、就便搭配公文、責令帶領止許本等應付、如冊數委的重多、量加脚力仍于原來批文、將領過數目、明白開坐、係各省者、賚至布政司交割係直隸者、該府州縣交割、嘉靖八年該本司主事廖雲龍呈稱軍冊壅滯、要行議處、該本部題准



移咨禮部，着令進表官於公事未畢之前，赴本部分領軍冊，照依應付等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主事王學益呈稱：計處清軍事宜，以便遵守。事一節，爲照事有急而必變，法貴簡而可行。所據清軍一事，積弊已久。凡有議者，皆思變通，而推原其故，則以其繁而寡要，費而少益。爾夫繁而寡要，則難稽；費而少益，則易玩。以下之易玩，而乘上之難稽，是故文雖詳而弊無所察，禁徒嚴而奸不可止也。今主事王學益具呈前因，一則免遞年清勾之擾，一則省衛所攢造之費。弊

端釐革。公私兩便，相應依擬，合候命下，備行五軍都督府、南京兵部、在京各衛，并浙江等布政司、直隸各府州，通行各該軍衛有司衙門，悉照本部題准，該主事王學益具呈事理施行。各衛所依式樣攢造軍總文冊，并清勾軍單完日，各用牢固木櫃鎖封印記，選委的當人員，用心管解。在京仍限本年五月以裏，南京直隸山東山西河南限本年六月以裏，浙江江西湖廣福建限本年七月以裏，四川兩廣雲貴限本年九月以裏，俱到部都司掌印官員務要催督，如有



違限不到各都司官與各衛所官一體從重叅究以後年分該送軍冊仍照舊例俱限五月以裏到部及行各司府州縣如遇本部發到各衛所軍總文冊務要置立木櫃整齊堆架別庫收貯以俟百年不忒各官去任之日俱要交代明白如有疎違接管官具申該清軍御史如無清軍御史申巡按御史具呈都察院移咨本部叅究其各都司衛所及各司府州縣賚送冊單人員如有違限損失等項俱照例送問重治并咨部院着傳行各該巡按清軍御史嚴行各屬着

實舉行及以後清軍御史悉照本部今次題准事理定例五年一差但以完銷五年內發軍單畢日許令回道不必定三年爲限則費省而人自便法簡而弊可稽行伍漸充軍民不枉而軍政庶乎可修矣及照各該進表官員并撫按等公差人員領齎軍冊委有未便合咨吏部自嘉靖十一年夏季爲始每季於新陞除官員係兩司以下州縣正官以上每布政司選委一人直隸各照巡按地方選委一人開送過部將該季所有冊單盡數給與順帶前去各省送各布政



司交割直隸送各巡按御史交割轉發清理照例不支廩給水路應付紅船陸路應付本官馬匹及量單多少定與杠夫幾名則不獨可省驛遞應付之擾而軍冊軍單亦不遲滯其該司當該吏十年止二名係揀撥餘大撥委多不諳書寫亦合移咨吏部查照該司令與名額俱用揀撥前來庶無悞事

爲建言邊情嚴設備以安地方事

大原府忻州儒學訓導方仕譽奏臣惟陝西西寧地方原係蕃夷雜處之地洪惟我朝太祖迅掃胡元

招集人民開荒展土始建城郭設立衛所名爲西寧是以學校茶馬司倉場驛遞漸爲備具於是西蕃進貢達賊潛任雖係邊境之地實同腹裏之安西海出魚鹽之利山澤滋馬牛之蕃金褐是產絨貨皆多其城西南有李斯牧川其城西北有雙伯羊川俱地方百里土脉肥饒甚堪種牧於此軍民樂業西蕃獲利所以倉場委積茶馬之政興也正德七年以來有達賊各喚亦不刺阿兒禿斯黑刺麻三種深入侵奪前利西蕃每被擄掠臨城往來搶劫軍民不息戰爭以



致地方不安。人民失業。至今視為泛常。臣在此生長。每懼此患。頗知山川險阻。地理深淺。先年作生員之時。曾言于楊總制郭兵備。設立邊墻柞子。略為防備。臣切思西寧地方。自洪武開設衛所以來。原無達賊侵害。今被達賊侵害。為因失于不備之初。仰惟 朝廷身居 九重。不能細周邊務。雖設總制巡撫。離彼千里。况有巡按。只是一年。本處雖有兵備守備。暫來暫去。故雖設備。未免詢于鄉人而已。所以隨備隨廢。致使達賊深入。臣受一介之職。愧無涓涖之補。若不

一悉陳設備之策。恐達賊貪殘益甚。熟知山川險阻。

窺中土盈虛。致使邊疆狼狽。唇亡齒寒。又况西寧正南四川松藩衛。東南通歸德千戶所。河州岷州西北通甘肅涼州。東北通莊浪寧夏榆林。直至山西三關大同宣府。為達賊往來之路。於此可以設險固守。况達賊詭計百端。忽來忽去。統兵西征而北走。北征而西走。四路通達。徒費軍馬錢糧。難以防敵。往往失于不備。念臣每在邊疆。被害存心。非止一日。伏望 聖明遠紹 太祖之成憲。大施恤患之深仁。乞 勅兵



部議處轉行山西陝西總制撫按等官設法招集各處有罪人民發去充軍會同西番于雙伯羊川等處揀擇地形建立城衛以禦達賊往來之咽喉而爲軍民力田之良策不戰自鞏固不爭自持久不惟西寧爲然凡寧夏榆林及山西三關大同宣府四川等處於達爲出沒往來險阻去處亦須設險固守使達賊不得窺視中國之境於以壯宗社億萬年無窮之業使國家永無西顧之憂也奏奉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查得先爲查訪邊情急缺救濟事該提

督軍務尙書王瓊題稱近年肅州衛屯田舍餘抽選一千員作爲遊兵致將屯地拋荒相應設法清勾補足軍伍將新選屯丁遊兵疎放種田乞要行陝西都御史備查肅州衛節次開逃軍冊備行原籍嚴限清勾解補及行山西山東河南陝西北直隸大小問刑衙門今後但係發遣充軍人犯俱申各該撫按定發肅州衛充軍等因該本部議應依擬覆題奉聖旨是准議行欽此又爲議處邊備以禦虜患以安地方事該巡按御史陳世輔題據整飭甘肅事務分巡西



寧道副使李淮呈稱自蘭州至甘涼諸處沿邊一帶雖有墩臺緣坍塌不修或寫遠不守或設立不係緊要或緊要未曾添設雖聞有挑挖壕塹而未必盡挑有築堵防衛而未必盡築有斬截岩崖而未必盡斬合無就將附近該修該添堡寨一併踏看估計量其多寡設立大小屯堡修設之後各於近堡去處設立小教場一所督令屯丁就彼習射仍于適中去處築打小堡挑挖壕塹置立吊板以便趨避若零賊三五騎近堡瞭望的確伏兵許其協力勦捕等因該本部

議擬題奉 聖旨是准議行欽此欽遵俱經通行總制及該鎮巡官詳議叅酌時勢着實舉行去後未報今該前因看得訓導方仕譽奏稱一節爲照設險禦虜乃安內攘外要務今本官具奏前項事情與往時各官建議大要相同其言似有可采但稱要于雙伯羊川等處建立衛城事體重大况本官原係該鎮土人中間未審有無便已損人別項情弊遠難議擬相應勘處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一百

華亭 陳子龍臥子 宋徵璧尚木 選輯

徐孚遠闇公 吳嘉胤繩如

宋存標子建叅聞

李康惠奏疏

疏 李承勛

論知人安民疏 知人安民

臣聞自古帝王治天下之要道至簡至易在知人安民二事而已人曷為而難知乎毀譽亂之而四目四



聰。或不能無蔽也。民曷爲而不安乎。守令虐之。而監司不能振風紀以激揚之也。天下之本在君心。我皇上奉天法祖。精明純粹。君心正矣。而天下未治。何也。安危之機在君德。皇上恭以守身。恕以及物。君德盛矣。而治効未臻。何也。蓋由郡縣之官。愛民者少。而殃民者多。爲監司者。又多不肯秉公任怨。以督率其屬。故也。臣嘗稽之。案牘科差。一日重于一日。又嘗察之間閭軍民。一年貧于一年。上澤雖布。而不得下流。下情雖苦。而不得上達。奉詔寬恤事件。公然廢格。不行。奉旨蠲免稅糧。肆意重復徵擾。其他姦弊。百孔千瘡。實政不修。虛文是急。皇上有不忍人之心。無人爲之宣播。而小民無從得知。皇上有不忍人之政。無人爲之奉行。而小民無從沾惠。太平之治。何日可期。伏望皇上特降勅旨。切責天下巡撫巡按督察。有司繩愆糾繆。使朝有善政。必及于民。民有隱情。必達于上。天下之官。厲民者去。而宜民者留。天下之事。厲民者罷。而宜民者行。事有當爲。卽爲之。而毋以利害爲念。姦有當擊。卽擊之。而毋以強禦爲畏。事有



當言卽言之。而毋以觸犯爲虞。則所謂德之流行。速于置郵者。庶幾可冀。至于兩京科道。以言爲職。亦多不能體。皇上求言求治之心。期年之間。不聞直言時事。間有論列。不過列舉小事。僅以塞責。乞賜叮嚀戒諭。令其展布四體。靖恭爾位。略承順之細謹。務爲善之遠圖。于凡官之失職。政之失宜。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憲職舉。則遠近鄉風。而郡邑之政。無不舉。言路通。則實事必聞。而隱伏之情。無不通。何憂乎人之難知。民之未安也哉。然治道固非一端。振其頽而起其

惰。恐無切于此者。臣言及此。猶有私憂過慮。自古以來。剛直之才。果銳之氣。養之甚難。而折之甚易。蓋敢言敢爲之人。利于善良。而不利于姦惡。利于公朝。而不利于私室。言路大開。容有一二傷于激烈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好名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不敢言之氣。挫。言路暫開而復閉矣。撫按舉職。容有一二行事稍過者。人必從而詆之。曰。此有挾也。萬一譴怒加之。則衆相戒而敢爲之志。沮。風紀之職。暫振而復廢矣。更望皇上建其有極。過者抑之。使就中。而始



終保全不及者勉之使企及而不遽廢棄言或逆耳當諒其心事或逆衆當求之道若戒諭之後各官仍前畏避不振紀綱以繩姦惡者聽臣等指名奏究罷黜以爲辱臺之戒又或一時狂愚妄發悞觸雷霆之威而心實無他者亦望容臣等據實分解以養直臣之氣周易泰之九二有曰包荒者臣以爲用之于聽言尤切包荒之量卽大舜隱惡揚善之仁也有曰用馮河者臣以爲用之于斷事尤切馮河之勇卽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義也伏惟 皇上清明在躬傳心之要得之舜文其于修己以安民修己以安百姓特在善推其所爲而已臣等狂瞽妄言仰瀆宸聽不勝兢業

重守令疏

重守令

治化之行自守令始守令之當重人孰不知然徒有重之之虛言而不副以重之之實事亦未見其重也重之之目有四曰求之博而擇之精也曰禮之重也曰責之專也曰任之久也夫知府雖當久任而州縣亦不可不久推官知縣有行取之例雖難以九年亦



必待二三年善政有聞而後可旌異之。又二三年素履無改而後可行取之。更繁調簡之例。一切毋以妨職業。然上有員缺。則下必遞遷。故欲久任之。法必行。又自愛惜人才。始伏願。皇上念天之生才至難。君之造就尤難。毋以小過而棄大用之才。毋以一眚而致終身之擯。在上既無輕棄之才。則下自無速化之術矣。近以言官建白。吏部重守牧之職。而欲公薦天下之賢才。可謂得其要矣。臣愚以爲州縣正官。尤爲親民。擇之尤不可不博而精。况京堂之薦舉有限。人

才之隱伏無窮。與其限之于數人。未若博求于天下。方今撫按于按屬之賢者。已有旌揚之典矣。但賢才衆多。恐非一人所能盡知。而知之未必盡真也。用之未必盡公且當也。自知府論之。其遼佐則有同知通判。推官之員。其屬則有經歷。以下至州縣正佐首領。師儒之員。莫不各有僚屬。又郡邑之中。或有志行高潔。甘于山林者。皆所謂天下之人才也。以僚屬相與。則賢否著于官。以鄉士居家。則善惡孚于鄉。見聞之間。知之必實。使各舉所知。不拘爵之崇卑。不限數之

卽漢法。每州計戶。率秀孝之例。



多寡。揔以聞于知府而明揚焉。至于布政按察二司，亦莫不以所知屬官鄉宦為薦。因其所薦之人，吏部加之以訪察之嚴，叅之以眾人之舉，隨才量地，授之以官。不舉者申蔽賢之罰，謬舉者嚴連坐之法。則求才極其廣，薦舉極其公，而選擇極其精矣。夫士莫不願伸于知己，既受知于君子，則凡中人之才，猶知自勵。而况豪傑之士乎。如是而守令之職，猶稱乏人者，臣未之信也。夫守令之職，既精選矣，然使待遇之不隆，猶為未也。夫守令之于統蒞最重者，莫如撫按其

叅謁之禮。蓋著為令矣。比來守令不問賢不肖，惟以

守令之傷下治大半無按

奉承為臧否，跪拜頻仍，送迎踰境者，雖知為過禮而

監司擾之

內喜喜則忘其惡，自處不諂不賣者，雖知其為正而

不悅不悅則頓忘其善，或者爭一跪伏之末節，而構

成大隙，又于是從而媒孽其短，假耳目以求其瑕疵，

植心腹以伺其陰私，甚而大張無稽之謗，指廉為貪，

以正為邪，而論劾公排。考語私醜矣。朝廷見其羅

織之詞，以為去之猶有餘辜，而豈能盡知其中不能

無負屈者乎。或未必遽去，而遷就為之所使，有道之



士不得行其志而又蒙其汙故有高飛深逝之想而不樂就其職亦勢之所必至者耳流俗之見乃謂某官之賢如彼近被挾私一劾遂致如此况吾曹眾人可不曲意依阿乎至于公事之是非生民之困苦天災之迭至真知其可憂者誰與真以為已憂者誰歟天下之俗愈趨愈下以至于此不急改絃而更張之誠可為寒心也臣願申明憲綱使各遵守弗得違越在上者固不可蔑視國憲而責其過為承奉在下者尤不可不知自重而非禮逢迎各官在任果有異政

者更隆以殊恩或榮之以爵秩或勞之以金帛或朝覲之年特賜召問則遇守令之隆又自朝廷始不惟人不敢輕而守令亦知自重矣如此而不知激勸職業未修者臣未之信也然任之不專猶為未也今守令之權莫重于漢故其時政本奉行之守令凡事必申請于監司為監司者亦樂分其事否則疑為輕已怒及而謗隨之矣不但提吏叅官而又盡收其政至于瑣細末務委官規畫不復閑白守令既有成案然後數刊大榜飭以四六之文付之施行雖有土俗不宜不得輒有變動前官之榜鄉民未



及徧閱而後官紛更又至矣。有志者稍有釐正。動輒獲戾。僚屬軍民見正官無專主之權。益動忽之。蓋知上之人必不聽其自任也。復何善政之有。臣愚以爲凡府州縣一切事務。皆宜付之守令。不得分侵其權。或疑如此。使郡縣得人則可。如匪人也。不遺殃于民乎。夫守令旣經簡擇。得人必多。又禮之隆而責之專。圖報必切。不幸而遇匪人。豈無所以處之乎。且臣亦非以爲監司可廢也。蓋卑者分其繁。尊者執其要。治體當如是也。撫按二司。但當公以照之。靜以觀之。分

巡分守。或于歲終季終考其職掌。而申達撫按。覆按其實。因其優劣。而課其殿最。不及則教。大過則抑。反覆之而不悛。于是覈其罪之所在。而去一以警其餘。則賢者不至掣肘難行。而不賢者亦不得以肆其惡矣。守令之職專且久而職業未修者。臣未之信也。然又不可徒恃虛文而已。大抵天下未嘗無不可救之弊。而患無救弊之誠。亦未嘗無不行之法。患無行法之人。探本覈實之論。惟在撫按得其人而已矣。欲撫按之得人。惟在吏部都察院堂官忠赤肯任怨而已。

提綱之論甚闕而體



臣願 皇上明勅各該堂官。如遇巡撫之推。必精擇老成重臣而久任之。每歲巡按之遣。不論其次而惟其人。必得識達治體。有憂國之真心者而後及焉。如巡按四五次而舉措中理。輿論攸服者。則查舊例。不次超拜。僉都御史按察使之職。否則回京考察之例。亦必見之行事。不可徒存虛名。蓋在外臣工。監司守令。有撫按以舉劾之。巡撫則有科道以糾劾之。而近日則雖同處。巡按亦間有劾之者矣。巡按一方。其任極重。勸懲之典。獨缺可乎。夫 朝廷取舍必公。必明。

天下撫按。自不患其不得人矣。撫按得人。則其舉劾必明必公。天下方面有司。亦自不患其不得人矣。雖然。監司者。守令之原。朝廷者。監司之本。故大學首篇。極論修齊治平之道。而揭其本曰。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伏望 皇上正身率德。以道修身。以身取人。則內而輔弼九卿。外而監司守令。皆得其人矣。王道之成。何遠之有。臣不勝惓惓仰望之至。

定經制以裕國用疏

經制裕國



夫量入以爲出。是謂仁政。量出以爲入。是謂虐政。既不量入爲出。又不量出爲入。雜然而收。泛然而用。是謂無政。考成周之制。以四分制國用。每歲用三存一。以備凶荒。故三十年之通。則國有九年之積。漢之時。則有計相。唐之時。則有判度支。宋之時。則有判三司。皆所以會有無而制國用也。近年以來。戶部雖有會計之虛名。而無量入爲出之實政。臣愚謂當因其名而舉其實。通查一歲天下稅糧所入。總計若干。經國之費。總用若干。首兩京。次各邊。各省直隸各府。每歲

所入所出。俱查有的數。分爲二目。倣周禮用三以足。一歲之用。存一以備不測之虞。萬一所出多于所入。則會九卿于堂上。科道官各查凡百費用。有約于昔而浮于今日。必考昔之所以約者。請而復之。又考今之所以浮者。請而約之。至于裒多益寡之道。撥此補彼。又在臨時通融議定。務使所出不踰于入之數。通將出入總數。攢造黃冊一本。進呈以備御覽。然時有盈虛。事有因革。每十歲一會。而損益之。此十年一會之大綱也。若歲有豐凶。事有多少。每歲十一月戶部

充費甚多但恐外可周而內不可問

耳



會奏各官。通查某處災傷蠲免若干。某處用兵該用若干。則以各處茶鹽商稅之所入者。補足錢糧正額。以備軍國正支。其餘雜用。一切不得糜費。漢毋將隆所謂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供養。蓋不以本藏給。未用不以民力供浮費。別公私示正路也。經制一定。取之有經。用之有義。而財恒足矣。

會議事件

會議規畫

今日士大夫忠于謀國者。多以甘肅孤懸吐番內侮爲慮。究其爲說。不過兩科。或曰必復哈密以固藩屏。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或曰但宜填實肅州。此不易之論。然理天下之事者。必須自易以及難。不可舍近而圖遠。經理甘肅請自蘭州始。將規畫次第開列于後。一復管糧部官。甘肅糧儲舊有戶部郎中一員駐劄蘭州。專理其事。催督民運區處。鹽糧召商糴買之類。奉璽書而行。責任頗重。今摠制衙門奏革。而以職任付之分巡。邊糧重計。廢專官而令帶管督催。不能如向之周備。其勢然也。又分巡專坐蘭州。則有妨巡歷分務。不廢巡歷。則糧納沿途跟隨。一不便也。蘭州



守候。二不便也。平居無事。尚可支吾。萬一羽檄交馳。巡歷督餉二事俱急。顧此失彼。可不慮乎。今欲經略甘肅。必復此官。而妙選其人。此首務也。一河西一線之路。山多地少。必須仰給河東之粟。成化弘治年間。西鳳各府起運邊糧。多是納戶自運。往往至于破家。後遂改為折色。每銀一兩。折米一石。彼處供事軍衛管糧等官。將銀給散軍餘人等。令其趁熟買糧上倉。領銀則有侵扣抵換之弊。輸納復有守使加耗之陪。又銀一入貧軍之手。未免妄費。催徵不完。遂多逃

避。本為養軍。實以累軍。此舊日和買之為害也。目前

餉軍。全仰此舉。難以一旦遽革。必須圖之以漸。自嘉靖八年為始。每歲戶部于歲計外。發銀二十萬兩。行令管糧郎中于蘭州召商糴買。每銀一兩。糴米一石。時價縱賤。官價不減。但因時高下。其耗以取常平。每石亦不得過四升。蘭商買賣輻輳。聞價既高。糧必雲集。蘭州之積既多。招商以漸。而及莊浪涼甘。二三年後。將見肅州之商亦有可招。而強軍領買之弊。政可除矣。此後米價每石值銀一兩一二錢以下。則放折

即唐人搬運之法。但彼以官運。此則通商耳。



銀每石值銀一兩四五錢以上。則放本色。若再如近日斗米值銀三四錢。地方荒歉之甚。乃立二法。一則令軍士挨次東行二三日程。就有糧倉分支本色。是移軍以次而就食于東也。一則轉搬蘭州之積以救甘肅之荒。是移米以次而漸入于西也。轉搬之役。或借倩遞運之閑軍。而官給之車牛。或顧甘肅之車牛。而酬其腳價。是又于運糧之中。寓賑濟之策也。此其大略也。提綱于上。而因時通變。督餉中丞。其人也。專任而分理于下。則郎中之責任也。蓋蘭州之積。既實。

各。道。民。運。皆。宜。

傲。此。則甘涼之氣自克。甘涼之積既實。則肅州之氣自壯。

譬如人之一身。元氣充足。手足自然強健。故詩稱公劉遷邠。始則力于農事。終則歸附日衆。有夾皇澗。卽芮鞠而居者也。釋此不圖。而做實力以事遠夷。外強中乾。何以支乎。此勛所以斷然以治蘭爲甘肅之先務也。諸鎮土俗不同。合行經略事宜。開列于後。總而論之。大要在于得人。得人爲巡撫。則調度中机宜。得人爲總帥。則號令整肅。邊軍氣壯。而夷虜不敢犯。此二官旣得其人。又假以事權。而久任之。則偏裨之屬。



自然皆得其人。而大小庶政。無不舉矣。宜大二鎮地方事體。大略相同。歲收則米賤難賣。而病農。歲歉則米價湧貴。無買而病官。又有勢力之家。刁豪之客。乘青黃不接之時。低價撒放于農。而秋成倍收。五穀低價預買俸糧。而臨倉頂名冒支。此實官軍窮困之根。若官庫有銀。趁熟而糴買。則小民無求于彼。而撒放之弊自清。官倉有米。而按月放支。則官軍無賴于彼。而預買之端可絕。此不禁之禁也。遼東土廣人稀。最宜施營田之法。副叅遊擊守備等官軍馬。不必長聚

城中。令各自擇肥美之地。據形勢立軍營。就糴所領兵馬常川駐劄。而分地以耕。有警則聽截殺。無警則就近耕牧。所分地畝。永不起科。不知兵者必以守城為言。譬之人家。鎮城是其寢室。形勢阨塞之地。乃其門戶。與衝要之路也。門戶有守。衝要有守。主人可高枕而臥矣。若門戶不守。而惟寢室之謹。不亦愚乎。勦初至遼東寧遠前屯。達賊每入。則徑奔官路。擄掠人畜。後巡邊擇要害。三道溝等處。設立三營。令官軍將久荒飢土。儘力開耕。許其永不起科。一年之後。三營



之軍。遂有餘糧。達賊再無敢犯官道者。又瀋陽拾壹方寺去處地土極美。但臨邊有山賊常登之。以望內地。以是久棄不耕。遂築墻包山于內。而于山頂立一大臺以瞭望。虜寇遂絕瀋陽。至今米價爲之獨賤。蓋營田之法。且耕且守。大行則大利。小試則小利。比之屯田尤爲便利。宜大地方恐亦可行也。榆林自米脂以西地涉深沙而行。車不可前。騾驢馱負。三日而後至鎮城。東西邊堡遠者。又須十餘日。驢騾自備。精草已重。所載正糧不能數斗。故轉運最難。延慶二府差近而甚難。已如此。况西鳳各府乎。延慶若熟。不可不多。買預積以備轉搬也。寧夏地宜五穀。兼有蒲魚之利。人言黃河在天下皆爲害。獨寧夏爲利。偏閼仰給本省二處。區處本色頗易。但不可缺乏。年例折銀耳。

議吐魯番入貢事

吐番入貢

甘肅之憂在糧食不足。恐日後不能自守。而吐魯番之患其次也。方木蘭旣降。彼之謀主已喪。雖誠僞不可知。羈住甘州。在我掌握。但須豐其廩餼。以堅其歸心。保其妻子。以制其逸志。謹其防閑。以消其他虞。可



也。帶來瓜沙諸夷就食于我者。聞已大半各還舊居。若其果然。又邊境一幸也。如有未去者。速宜濟以行糧。勸令早歸本土。趁時耕種。在彼爲長久之便。在我無肘腋之患矣。其入貢諸夷于吐魯番。宜諭以瓜沙諸夷皆我良民。防爾擾害。遠來附我。今已遣還爾等。宜各守封疆。毋相侵害。則進貢之路。長久可保。若仍前侵擾。彼來赴愬。則當拘爾貢使。絕爾賞賜。依前閉關。不復容爾往來矣。于天方諸國使臣。宜諭往歲閉關。止因吐魯番犯順。爾等自來忠順。不在所絕。今後

宜依期入貢。

聖主義見常頁在柔遠下。不貴異物。毋得常格

外。別貢珍玩。以邀厚賞。又聞諸夷入關。各官頗有求索。沿途又多稽難。宴犒之類。亦甚菲惡。宜通行戒諭。毋致生怨起釁。至于哈密一事。固未敢遽議興復。以勞人費財。亦未可輕議棄置。以辜瓜沙諸夷仰望之心。姑羈縻之而已。其吐魯番國勢。昔有人自其國逃來。言彼國都東西可二三百里。南北七八十三。人以種植田獵爲業。帳族散處。每帳能載者。三分之一。通國一起。可五六千人。必數月而後合。命則其主延首



領及散卒素有謀者。竝入一密室謀之。室中上鋪紅

毯。其主南向而坐。東西相向。各鋪白氈。首領以下。依

用兵如此所以小而能強

次就坐。主乃策其下曰。我等出兵。若中國布如此陳

何以破之。用如此器。何以禦之。首領以次各陳其見。

擇一善者。乃殺牛設誓。期以必死。故每戰雖敗不退。

最能支久。自彼國至哈密六百餘里。經黑風川三百

餘里。無水草。瓦刺多于此邀而覆之。自哈密至嘉哈

關。一千二百里。亦有無水草去處。成化時劉寧出軍

四十八日而後到。路雖近而行難故也。三子速檀滿

速兒有同母弟曰巴巴。又最強。素欺其兄。異日必奪

其國。異母弟二人曰真帖木。忍帖木。僅能自存。彼將

入寇。必驅瓜沙諸夷。以爲前驅。又約瓦刺。以助其聲

勢。使我鎮巡有謀。宜結瓦刺。以伐其交。厚瓜沙諸夷。

以爲間諜。俟其兵至肅州。我但堅守不出。小堡難守

者。悉併入大堡而堅守之。數日之後。彼之銳氣無他。

自然挫矣。我乃出兵二三千。立牢固營盤而守之。每

出游。輒以擾其牧。放彼追則走。彼去復來。不過數日。

彼將計窮而遁。歸。俟彼返路。我以精兵隨其後。彼若



來攻固守而不與交鋒。我無亡矢遺鏃。而彼之進退狼狽。則瓦刺瓜沙皆將作難于彼。而我收全功。至于所以挑瓦刺瓜沙者。又在將官用机用智。難預圖也。

豐財用材

豐財用材

防禦邊患。雖非一事。總其大要。不外兩途。曰豐財用材而已。以豐財言之。月糧賞賜。俱有定額。此每鎮經常之制。可以預而計者也。行糧料草。師出無常。此每鎮不時之需。難以逆而知者也。弘治以前。每邊在倉糧料。皆百萬以上。陳陳相因。蓋非一日之積也。後遭

正德十五六年之間。費用俱盡。各鎮倉廩皆空。宣大遼東延綏寧夏爲甚。而甘肅爲尤甚。姑指一事最易見者言之。如米每石值銀一兩。而官散折銀六錢。是官軍每月止得米六斗而少四斗。軍何得不貧。米每石值三兩。軍多餓死。是官銀三兩。止當銀一兩之用。官安得不費。各邊衆口嗷嗷。皆咎巡撫不于有收之際。預買以省銀。巡撫非不知出此。其如無見銀何。人又咎戶部出納之太吝。然戶部每歲額外解發各邊官銀。動輒至數十萬。或百萬。不爲不多。然歲入已盡。



而上不足以塞請者之求。蓋以數年之深弊非歲月之可以驟舉。其勢然也。理財者自古為難。而在今為尤難也。臣嘗備員各邊。頗識其俗。請舉一言以贊末議之萬一。曰預而已。假如各邊于歲用外。每歲預得見銀二十萬兩。別儲之。歲小收則可買米二十萬石。大收或倍之。比之以三兩折米一石。在官獲三倍之利矣。○實○邊○于○屯○田○之○外○惟○此○一○法○歎歲得一石米值銀三兩。軍亦獲三倍之利矣。蓋各邊穀粟之價。不論豐凶。十二月以前。其價尚可。正月以後。則日貴一日。商賈與販之術。亦無他巧。只

是米賤則買于民。米貴則買于官。若官府銀有餘。米賤時買于商。而以銀折放官軍月糧。米貴時俱發本色。官軍咸而商賈亦不得以年大利矣。以用材言之。取邊任之才。與內地異。邊將之選。與文臣異。副叅以下。又與大將異。大抵文臣之用于邊者。當取其深論邊材不出此數語沉有實材者為上。警敏識兵勢者次之。而小廉曲謹。避謗遠一者。非其人也。其好名刻薄之徒。不可用之。必壞邊事。大將為貴。持重有謀。能節制偏裨。而不專于勇。副叅守備。但有地方之責者。固當選其勇。然非



廉則地方受害。遊擊中軍千總之類。是爲軍鋒。必以  
勇力爲主。而不可責備。宜行各邊總制巡撫會同巡  
按御史。將見任副叅以下。從公開註某人材器堪任  
何官何地。分別優劣。具奏黜陟。仍于屬內體訪。果有  
材堪將領者。坐名保舉擢用。若大將內有不稱任者。  
在京從科道。在外從巡按御史。指實劾奏。罷斥。然邊  
方之事。征戰固在將領。戎務所寄。實在文臣。近來臣  
僚之選。皆重內輕外。而于外之中。又重腹裏而輕各  
邊。在邊有聲望者。不久多改內地。欣然以爲陞秩。或

稍遲則人必慢易之矣。古稱天下安危。其重在邊。而  
臣又以爲邊地安危。其重在文臣。嘗自歷陝西查得  
各邊倉糧。被官攢通同姦。徒虛出通關。侵盜者。動以  
千萬計。時管糧兵備憲臣。多考察才力不及者。或老  
弱不振者。調除。不惟不能禁下人作弊。亦有身親爲  
之者。豈惟是哉。甚則身爲巡撫。亦復効尤。邊備奈之  
何其不大壞也。自皇上中興以來。宿弊一清。斷無  
此事。然臣猶以爲言者。弊俗重內職而輕邊任。猶未  
盡變。而各邊管糧兵備之選。猶輕也。至如州縣之職。



尤爲親民。陝西雲貴四川廣西邊遠州縣稅糧差徭。皆供邊之數。而撫養百姓尤安邊要務。各正官動輒半年或一年缺員。銓司間有除補。彼或畏難。徑自舍之而去者有矣。甫及數月。又以朝覲離任。年餘不肯復往者有矣。此風不變。邊方困苦之軍。受衛所之害。而無人爲革。邊方愚弱之民。受有司之害。而無人爲主。故我皇上雖有堯舜之仁心。仁聞而遠方赤子。至今十年尚未得蒙至治之澤也。伏望 聖明留意。

條陳弊政疏

條陳弊政

一止調操以實內地。我朝官軍調操之制。肇自永樂初年。京師兵少。調發中都大寧山東湖廣附近官軍。輪班上操。宣德正統以來。踵爲故事。日益加密。除南方各省未暇遽論外。如河南山東南直隸。俱京師咽喉。山西陝西又中原形勝要地。各處官軍。或調操于京師。或調操于各邊。本地無軍可守。臣昔備員陝西。右布政使。經過潼關。詢其實在軍士。不過數名。驚問其故。始知皆在各邊操備。後盜入商洛。鎮巡官議欲赴救。無軍可遣。河南山東直隸。武備單弱尤甚。以故



盜賊縱橫莫可禁禦。劉六王鏜足爲前車之戒。臣熟知前項調操官軍在京止堪備做工之役。在邊則將領給私役而已。供饋送而已。于國有行糧料草之費。于私有賫送科尅之苦。而又未嘗得其實用。今昔相因以爲舊規而不敢變。此軍旅之所以日耗而內地日益空虛者也。如臣愚計。省行糧以雇遊食。何憂工役之乏。以行糧而募土人。何慮邊旅之寡。通將調操官軍留于本處。委官兼同民壯精加操練。如鄰境有賊。則互相策應。又或一邊告急。則合力赴援。如此貧軍無侵尅之害。地方得保障之功。比之不問有警無警。一槩分派調操者。強弱多寡之勢。又不可同年而語。此一弊革而數利興者也。

一足衣糧以恤邊軍。臣惟戍邊之卒。烽火斥堠。終歲不休。鋒鏑死亡。朝夕不保。比之京輔之軍。勞逸安危。何啻百倍。近年調取邊軍。征勦流賊。貫串于河南山東江淮間。又久屯京師。出入禁地。稔見內地軍民安逸脆弱。有子女玉帛之供。無飢寒危迫之患。未免有不均之歎。起羨慕之心。萌輕視之志。况又各邊撫臣



撫處失宜。將領剝削日甚。往往以衣糧不足。嗷嗷于軍門。擅殺不忌。推求其本。軍情之所以易動者。因無恒心也。恒心之所以失者。由衣食不足也。臣願皇  
上勅下吏兵二部。查議各邊撫臣。有不宜于邊者。急宜置之。賢者久任之。或由僉都陞撫。由副陞左右。而不輕移動。糧餉不足。戶部查議給足。不許將領尅減。令沾實惠。而又察其疾苦。時其勞逸。彼將感恩圖報之。恐後何變之足憂。如此則邊徼安。天下安矣。

遼東據處殘破邊城疏略 撫處事宜

臣因明春開原將有事于修邊。今冬先須親詣彼處相度事勢。規畫糧料。過瀋陽。涉蒲河。經懿路。循汎河。還墻處處倒塌。墩臺僅存頽垣。是邊防之狼狽。不獨開原一處爲然也。又行至鐵嶺。訪舊疆界。今已盡棄。約七八十里之廣。西則三衛達賊。直至定遼河。東則海西達賊。直至背陰山。中間止存一路。不及里餘。行旅尚被搶殺。田地曷敢耕種。若背陰之路。不通開原之咽喉。遂絕雖有智者不能爲之謀矣。是開原之危急。不獨三萬遼海二衛爲然也。及抵二衛地方。殘破



之狀官軍愁苦之容有不忍正目者臣自任事以來見得三衛軍多逃移極力招撫未有應者近蒙聖旨大發內帑之金又有欽賞之頒然後逃亡來者頗多昔日開原殘兵不滿一千今四千有餘矣鐵嶺兵不滿數百今一千餘矣臣每見復回之人處處駐馬詢其生事皆以手加額曰目前感戴聖恩粗可度日但恐日後衛所科差逼迫出辦不前難以存活蓋殘破之餘招來固難撫處尤難招來之後不繼之以撫處則招來之人又將散而之四方矣譬之久病疴

羸之人必須一切屏絕外事專心調理庶有可生之

望若少擾之則其死必矣史記到現長于招懷短于

撫御臣以為不然現人臣耳撫御之策非遇明主

將安所施故有周宣中興之聖而后能成勞來還定

安集之功今臣身處邊方幸賴聖明在上謹具撫

處事宜除暫免屯糧已經會題外今將查訪過地方

應合施行者三事仰塵睿覽倘蒙採擇施行邊方

臣民不勝感幸

一日停馬價以撫貧軍照得本鎮官軍該出椿朋馬



價銀兩，每年春秋二季收放買補馬匹，給軍騎操，係是舊例。但前三衛逃亡軍士，今初招撫赴操，若又追徵馬價，已難出辦。况見在軍士不及原額十之三四，若又陪包逃亡軍士馬價，一人之身兼償數人之負，人情益覺不堪。合無將三衛拖欠正德十六年馬價銀兩免追，待後年歲豐熟，另行議處。庶貧軍不受逼迫。

二日停造作以恤邊衛，照得撫屬每衛一年額造盔甲腰刀各一百六十件，弓張撒袋各八十副，張長箭四千八十枝，圓牌四十四面，該料銀七十二兩。該役匠作數多，臣至三萬遼海鐵嶺三衛稽考軍器，詢其匠役則以被擄逃亡為詞，查其物料則以年荒犯欠為解，欲將管局官員重加責治。見其身寒體羸，不勝鞭撻。廣詢博訪，皆稱衛所委的無人無料，難以造作。查得各衛見在造完軍器處處有餘，足敷數年之用。若將三衛軍器免造二年，未至缺乏。

三日省繁文以杜科擾，查得所屬二十五衛每年造冊繳報起數至多，繳吏部三件，繳戶部十五件，繳禮



部二件、繳兵部九件、繳工部四件、每造文冊一本、輒用六七本、一立案、一繳衛、一繳都司、或守巡苑馬行太僕寺、一繳該部、一繳該府、一奏繳、雖是舊規、其實無益、邊方紙張難得、能書者少、遠路買紙、高價雇人、都司等衙門、差人催迫、驛遞被馬騾口糧之擾、衛所被供送打點之擾、解冊又有盤費解扛之擾、科歛紛然、貧軍受害、若文冊足以革奸弊、存之可也、足以備查考、存之可也、臣昔歷任戶刑工三部屬官、親見解冊既到、置之高閣、不爲蟲鼠之所毀傷、則爲姦吏之所費用、竝不曾見于繳到冊內、查出何項錢糧以克國用、但以其舊規而姑存之、已爲過矣、况又有不係舊規者、乞勅各部將前項文冊、查照緩急、何項止造一本、何項止類總數、何項通行減免、免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以一方一起計之、若費財不多、若通天下計之、則其費多矣。

皇明經世文編卷之終





李氏家譜

卷之一

三



